

新式標點

(記日)

曾國藩六種

上海大中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七版

曾國藩家書六種

全書五册

定價二元

●有所權版●

不許
照樣
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馬霍路
三百廿一號

源

証書

莊

句讀者

陶樂

勤

校對者

陶樂

勤

發行者

黃長

源

代賣者

泰東

局

印刷者

泰東

局

各省

代賣處

北京 自強書局
天津 佩文齋
保定 直隸書局
山西 羣玉山房
晉華書社
晉新書社
龍文書局
文會山房

漢口 漢口
武昌 武昌
長沙 長沙
東壁圖書社
徐都文書莊
共和書局
時中書局
湖南圖書局
錦華圖書局
三讓堂書局

西安 廣益書局
重慶 唯一書局
成都 國民圖書館
南京 中華書局
蘇州 振新書社
杭州 問經書莊
福州 古今圖書館
陳宏壽文記

重慶 唯一書局
成都 國民圖書館
廈門 開新書社
汕頭 文商書局
廣東 明和書局
新加坡 曹萬豐



曾國藩日記

湘潭王啓原編

崑山陶樂勤點校

問學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爲有益；尙未有條緒。（辛丑正月）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亡」爲吃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爲要

。（辛丑二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卽以爲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爲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

，即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良峯——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警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揜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辛丑七月）

倭良峯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壬寅正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壬寅正月）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卻，勉之！（壬寅正月）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

持，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壬寅正月)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壬寅正月)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棄也！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壬寅正月)

易大壯卦象大衆，正與養氣章通。

「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壬寅正月)

晉卦，「罔孚裕，無咎。」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壬寅正月)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壬寅正月)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况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壬寅正月)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壬寅正月)

「咸恆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壬寅正月)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

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烏啄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壬寅正月）

異乎水而上水，頗悟養生家之說。（壬寅）

良峯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易。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易學。即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續繼續，求其時習而說。（壬寅）

存必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壬寅十一月）

至岱雲處，看渠日課。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閱之喜極無言。平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己有之」之誠。而前日讀篤仙詩，本日觀岱雲日課，尤中心好之也！（壬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即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壬寅十月）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

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多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啟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况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壬寅十一月）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

！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誠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無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壬寅十一月）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偽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壬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崑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興，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

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一「

耐」字教我，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癸卯正月）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卽以此養心。（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癸卯二月）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頹，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癸卯二月）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最爲正大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小遜；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癸卯二月）

夜讀楊園先生集，中有數條，如破我伎求之私，當頭棒喝。（癸卯二月）

讀楊園近古錄，真能使鄙夫寬，薄夫敦。（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

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癸卯二月）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癸卯二月）

鏡丈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背可也！不必說此句，卽解此句也！』（癸卯二月）

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友也！（癸卯三月）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縣縣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辛亥七月）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厥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辛亥七月）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嶢嶢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闊深矣！（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卽自爲承認之地，改去豪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辛亥七月）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

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尙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須要爛熟於心中。凡讀此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辛亥七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頤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腎，尤爲切要。（辛亥七月）

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辛亥七月）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辛亥七月）

書味深者，而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

驗。(辛亥七月)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匿者，有不測之禍；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辛亥七月)

除却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辛亥八月)

顏泉明尋求姑姊妹，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且斂袁履謙之衣衾，與其父泉卿同。盛德之事，足以貫日月矣！(辛亥八月)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辛亥十一月)

室慾常念男兒淚；懲忿當思屬纊時。(辛亥十一月)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緜緜，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

動靜交養，眸面盎背。（壬子正月）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鑿一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壬子）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爲親切。（壬子）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澹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闕儒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如顧闕並稱：顧則爲己，闕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爲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並稱：王則爲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姚並稱：方姚爲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經，則爲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

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而自鬯茂者也。（戊午十一月）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須要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甯之習。（戊午十一月）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問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問道？（己未二月）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己未二月）

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驕氣，暮氣。（己未三月）

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則幾庶可爲完人矣！（己未三月）

開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汗處。汗者，下也！平者，庸也！夷尹之聖，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汗；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汗；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出不拔，而自

處於汙。以汙下而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己未三月）

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孃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味久之。（己未四月）

思夫人皆爲名所驅，爲利所驅，而尤爲勢所驅。當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眞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己未五月）

爲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四知之目：卽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量；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領此言，謂欲培植家運，須從此七者致力也！（己未五月）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己未五月）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曰：『學問閱歷，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子序笑應之。（己未五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家。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爲成章。言語動作，亦自有體勢，須

日日一律，乃爲成德。否則載沈載浮，終無所成矣！（己未六月）

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己未八月）

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闕一不可。學成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爲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亦須自關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擇民，不害其爲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而猶爲得其正。（己未八月）

念天道三惡之外，又覺好露而不能渾，亦天之所惡也！（己未九月）

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被不祥。」似頗有意義，而媿未能自體行之。（己未九月）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聞有惡德敗行，聽之媿媿不倦，妒功忌名，幸災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人受命於天，如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躍冶而以鑠鄒于將自命，此涼德之

二端也！胸苞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過事激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尙加戒之。（己未九月）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息，三樂也！（己未九月）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卽以圍棋論，生而爲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也！屢學而拙如蒿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衆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衆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衆人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是真無馬哉！（己未十月）

李申甫自黃州歸來，稍論時事。余謂當豎起骨頭，竭力撐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聯云：『養活一團春意；撐起兩根窮骨頭。』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惜皆

未寫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不怨不尤，但反身爭箇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曾用木板刻出，與此聯意相近，因附識之。（己未十月）

夜閱荀子三篇。三更盡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聯云：『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至五更，又改作二聯：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一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己未十月）

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己未十月）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日來。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尙不失晚年進境。十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三忌，三薄，三知，三樂，三寡也！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卽所謂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皂白，三薄德也！三知者，論語末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卽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宏獎人材

，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三寡者，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欲養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己未十一月）

聖人之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無爲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以所言者爲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己未十一月）

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殆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軍中乃爭權絜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真自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頗難其道爾！（己未十一月）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一種「洞澈無疑」意味，卽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困知勉行，久無所待；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可愧也已！（己未十二月）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佛氏因果之說，不可盡信；亦有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詩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爲

添數句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爲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己未十二月）

與作梅鳴論易圖及風水之說；又論天下之理，惟易簡乃可行，極爲契合。（庚申正月）

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數字，則無入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氣誼孤與不孤哉？（庚申正月）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弇吾之短。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庚申正月）

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義當分小學，理學，詞章，典禮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庚申三月）

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詁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古人格言儘多，要之每事有第一義，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得之如探驪得珠，失之如舍根本而圖枝葉。古人格言雖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擇而已矣！（庚申四月）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庚申四月）

聞季高說，有孝子孝婦二人，因其家火起，舁其母靈柩於外；二人平日皆不以力著，婦尤孱弱。誠至則神應，一也！情急則智生，二也！勢激，則力勁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遠，三也！因是以推，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庚申四月）

諸生呈繳工課，余教以「誠」「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問」「好察」云云兩事，反復開導。（庚申五月）

九弟諫余數事，余亦教九弟「靜虛涵泳，蕭然物外。」（庚申五月）

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吾之短，以相箴規，庶不使「矜心」生於不自覺。（庚申七月）

夏弢甫言：『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庚申八月）

憶八年所定「敬」「恕」「誠」「靜」「勤」「潤」六字，課心課身之法，實爲至要至該。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庚申九月）

傲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

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庚申九月）

與作梅鬯談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諱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因引顧亭林所稱「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以勉之。（庚申九月）

東坡「守駿莫如跛」五字，凡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必有顛躓之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闕」名齋，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亦「守駿莫如跛」之意也！（庚申九月）

送人銀錢，隨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輕重，父不能代子謀，兄不能代弟謀，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而已！（庚申十一月）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爲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傲惰也！謙所以傲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欲有

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通夕死可矣！」者乎？（庚申十二月）

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當多寫幾分，徧示諸弟及子姪。（庚申十二月）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確乎不可搖奪，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姪，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父訓，而不能不信藥。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繼志之一端也！以後當漸漸戒止；并函誡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家風。（庚申十二月）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辛酉十月）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辛酉八月）

與九弟言「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爲上爲下，爲師爲弟，爲長爲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九弟深以爲然。（辛酉八月）

孟子光明俊偉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辛酉九月）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辛酉十一月）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辛酉十二月）

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張；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囑其游心虛靜之域。（壬戌二月）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游息，畫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

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壬戌四月）

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
（戊壬四月）

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繫辭「尺蠖之屈」八句，盡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惰者歉收，性也！爲稼湯世，終歸焦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人而不治，禮人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認。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

以淡如泊如爲宗；庶幾其近道乎？（壬戌十月）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即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爲善也！念忝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癸亥校月）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徹，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癸亥二月）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信道不篤，間或客氣用事耳！（癸亥八月）

溫孟子分類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屬，曰：『性道至言』；言取與

出處之屬，曰：『廉節大防』；言自况自許之屬，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厲之屬，曰：『切己反求』。（癸亥十一月）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甲子三月）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違，悚愧無已。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下，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校子四月）

夢見姚姬傳先生，頤長清癯，而生趣盎然。（甲子十二月）

閱聖祖庭訓格言。嗣後擬將此書，及張文端公之聰訓齋語，每日細閱數則，以養此心和一，不可猶文家所爲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矣！（甲子五月）

閱劉石菴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筆，多師褚顏兩家，用直來橫受之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二者

其理本一貫，特逆蹴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難合而爲一耳！（辛酉六月）

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留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

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辛酉六月）

夢劉文清公，與之周旋良久，說話甚多，都不記憶；惟記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用純紫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記其店名甚確，醒後亦忘之矣！（戊辰）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閱王箬林膽語，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辛酉二月）

偶思作字之法，可爲師資者，作二語云：『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菴，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丁卯十一月）

日內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極則巧妙出焉！筆意間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恆言曰：『妙來無過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

之後得之者也！不特寫字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卽人之所以爲聖人，亦係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卽顏淵未達一間，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己未四月）

觀何廉勗書扇頭小字，倜儻權奇，自成風格。余年已五十，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屢有遷變，殊爲可愧。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懣。至於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亦皆無一定之風格。傳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又曰：『君子成德之稱。』余一無所成，其不足爲君子也明矣！（己未四月）

余往年在京，深以學書爲意，苦思力索，幾於困心衡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尙習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辛酉二月）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豪無把握，悔之晚矣！（庚

午閏十月)

記性日壞，過日之事，頃刻即忘，因立記事冊；於應記者，逐日略記一二，從本日爲始。(庚午十二月)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晬面，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復尋思，歎喟無已！(辛未二月)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大，總由於名心大切，俗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媿餒。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不勝縈擾；用是憂慚踟躕如繭自縛。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一大半關乎大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辛未三月)

近來每苦心緒鬱悶，毫無生機，因思尋樂約有三端：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伎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一樂三樂，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載

於日記者；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須於未死之前，拔除淨盡，乃稍安耳！（辛未四月）

閱理學宗傳中朱子，陸子，孫氏所錄。朱子之語，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蓋偏於陸王之途，去洛閩甚遠也！（辛未五月）

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爲條類，別而錄之，庶幾取象於天文，地理；取象於身，於物者，一目了然。少壯不學，老年始爲此塞淺之舉，抑何陋也！（辛未十二月）

前曾以四語自儆：曰，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近日又添四語：曰，內訟以去惡；曰，日新以希天；曰，宏獎以育才，曰，貞勝以蒙難，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而下手工夫，各有切要之方，不知垂老尙能實踐一二否？（辛未十二月）

閱宋元學案中百源學案，於邵子言數之訓，一無所解，愧憾之至！（辛未十二月）

省克

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歎？余今年已三十，資稟頑鈍，精神虧損，此後豈復能有所成？但求勤儉有恆，無縱逸欲，以喪先人元氣；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無失詞臣體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種樹然，斧斤縱尋之後，牛羊又從而牧之；如燕燈然，膏油欲盡之時，無使微風乘之，庶幾稍稍培養精神，不至自速死。誠能日日用功有常，則可以保身體，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畜，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積累，自我一人享用而盡；可以無愧詞臣，尙能以文章報國。（庚子十月）

與小岑譚，有不合處。自念一二知心，亦復見疑，則平日之不自修，不見信於人，亦可知矣！可不儆懼乎？（辛丑三月）

三十年爲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聰明日減，學業無成，可勝慨哉！語不云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辛丑

九月）

夜歸，與九弟言讀書事，九弟悔從前讀得不好。若再不認真教他，愈不能有成矣！余體雖虛弱，此後自己工夫尚可拋棄，萬不可不教弟讀書也！（辛丑十二月）

岱雲來久談，彼此相勸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責人者。陳岱雲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肯也！又言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直哉！岱雲，克敦友誼。（壬寅正月）

果能據德依仁，即使游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如作詩之時，只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爲己之志？（壬寅正月）

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壬寅正月）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卽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慢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余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很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壬寅正月）

與子敬久談後，子貞歸後，兄弟立次，予自壽詩韻，欣羨其才。何爲人驚外之見，如此其重，而爲己之志，如此其不堅也？真濁物矣！（壬寅正月）

言物行恆，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恆，故家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仍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蒞衆，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壬寅正月）

數日心沾滯於詩，總由心不靜，故不專一，當力求主一之濟。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卽作詩亦自無妨我；今尙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間，情志屢遷耳！（壬寅正月）

凡睽起於相疑；相疑由於自矜明察。我之於小珊，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壬寅正月）

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詖，其我之謂乎？以爲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

而譽人，人且引以爲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

竹如說理，實有體驗；言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爲要。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喫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瑟罷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以拚著者邪？

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論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闔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子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問其他矣！（壬寅正月）

吾齒長矣！而詩書六藝，一無所識。志不立，過不改，欲求無忝所生，難矣！（壬寅正月）

日內不敬不靜，常致勞乏；以後須從「心正氣順」四字上體驗。（壬寅正月）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爲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連結於隱微者，深也！（壬寅正月）

昏雲每日工夫甚多而嚴，可謂惜分陰者；予則玩泄不振。（壬寅正月）

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祇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面自認不是。又云：『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疴癢，無刻不繫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壬寅正月）

日來自治愈疏矣！絕無瑟憊之意，何貴有此日課之冊？看來只是好名。好作詩，名心也！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湔舊習，何必寫此冊？（壬寅）

唐先生言：『最是「靜」字工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既而自窺所病，只是好動不好靜。先生兩言，蓋對症下藥也！務當力求主靜，使神明如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繼繼續續者，即所謂緝熙也！知此而不行，真暴棄矣！真小人矣！（壬寅十月）

自戒潮煙以來，心神彷徨幾若無主；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沈舟之勢，詎有濟哉？（壬寅正月）

寶蘭泉來，言理見商，余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為甚！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憊。即與人談理，亦是自文淺陋，徇外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

馮樹堂來——渠近日養得好靜氣迎人——談半時；邀余同至岱雪處久談，論詩文之業，亦可因以進德。彼此持論不合，反綴辯詰。余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虛心。何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也？（壬寅十一月）

此刻下手工夫，除謹言，修容，靜坐三事，更從何處下手。每日全無切實處，尚曉曉與人說理，說他何益？（壬寅十一月）

岱雲欲觀余饋貧糧本。予以雕蟲瑣瑣，深閉固拒，不欲與之觀；一時揜着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種種叢集，皆從好名心發出。蓋此中根株，深矣！（壬寅十一月）

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微逐之習；平日辨論夸誕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壬寅十一月）

十一月

朱廉甫前輩借蕙西來；二君皆直諒多聞者。廉甫前輩之枉過，說欲引余爲同志，謂可與適道也！豈知余絕無改過之實，徒有不作之言，竟爾盜得令聞，非穿窬而何？（壬寅十一月）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此後直須徹底盪滌，一絲不放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使息息靜極，使此生意不息。

至俗雲處，與之談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至子初方歸。此時自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已認賊作子矣！日內耽着詩文，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壬寅十一月）

馮樹堂來，因約俗雲來，三人暢談小酌。二君皆有節制，惟予縱論無閔，仍不出昨夜談議，而往復自意。自謂忠於爲人，實以重外面輕內，且味昌黎知名箴之訓。總之每日不外乎多言，不外乎要人說好。（壬寅十一月）

於與人往還，最小處計較，意欲俟人先施，純是私意縈繞。克去一念，旋生一念。飯後靜坐，卽已成寐。神昏不振，一至於此！（癸卯正月）

早起心多游思，因算去年共用銀數，拋却一早，可惜！（癸卯正月）

會客時，有一語極失檢；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觸即發耳！

飯後語及小故，予大發忿語，不可遏，有忘身及親之忿；雖經友人理論，猶復肆口漫罵；比時絕無忌憚。樹堂昨夜云：『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換一箇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癸卯正月）

車中無戒懼意，爲下人不得力，屢動氣。每日間，總是忿字，忿字，往往知而不克去。總是此志頽放耳！可憾！可恥！（癸卯正月）

坐車中頻生氣，雖下人不甚能幹。實由懲忿絕無功夫，遂至瑣細足以累其心。（癸卯正月）

自去年十二月廿後，心常忡忡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故；蓋志不能立，時易放倒，故心無定向。無定向則不能靜；不靜則不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又有鄙陋之見，檢點細事，不忍小忿，故一毫之細，竟夕躊躇；一端之忤；終日沾戀，坐是所以忡忡也！志不立，識鄙，欲求心之安，不可得矣！是夜竟不成寐；展轉千思，俱

是鄙夫之見。於應酬小處計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懲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盜入室矣！（癸卯正月）

所以須日課冊者，以時時省過，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記，則所謂省察者，安在？所謂自新者，安在？吾誰欺乎？真甘爲小人，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癸卯正月）

早起吐血數口；不能靜養，遂以斲喪父母之遺體，一至於此。再不保養，是將限入太不孝矣！將盡之膏，豈可速之以風？萌蘖之木，豈可收之以牛羊？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况我之氣血素虧者乎？今惟有日日靜養，節嗜欲，慎飲食，寡思慮而已！（癸卯正月）

樹堂蕙西蓮舫三人，先後來陪客，坐不安席，若吾比平時較短者，屈伸轉旋俱不適；黃蕪卿約飲，竟不能去，不知身體何以虧乏若此？不敬身之罪大矣！高景逸先生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然則人之精神短弱，皆自己有致之也！（癸卯正月）

戊戌同年團拜，予爲值年，承辦諸事，早至文昌館，至四更方歸。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宜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予今日愧無此見，致

用費稍淨；又辦事有要譽的意思。此兩者，皆他日大病根，當時時猛省。（癸卯正月）

赴張兩農飲約，更初方歸。席間面諛人，有要譽意思；語多諧謔，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歸途便至杜蘭溪家商事；又至竺虔處久談。多言不知戒，絕無所謂省察者。志安在邪？恥安在邪？（癸卯正月）

余體不舒暢，悶甚不適。高景逸云：『凡天理自然通暢。』予今悶損至此。蓋身被私意私欲纏擾矣！尙何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爐冶，痛與血戰一番；而半月以來，暴棄一至於此！何以爲人？何以爲子？（癸卯正月）

日來居敬窮理，并無工夫，故聞人說理，聽來都是隔膜，都不真切。愧恥孰甚！（癸卯正月）

聞劉覺香先生言，渠作外官景况之苦，愈知我輩舍節儉，別無可以自立。若冀倖得一外官，以彌縫罅漏，缺瘠則無以自存；缺肥則不堪問矣！可不懼哉！（癸卯正月）

自正月以來，日日頹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於此！每觀此冊，不知所謂可以爲人乎？聊存爲告朔之餼羊爾！

看書眼蒙如老人；蓋安肆日偷。積偷之至，腠理都極懈弛，不復足以固肌膚，束筋

骸；於是風寒易侵，日見疲軟。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小體也！又心不專一，則雜而無主；積之既久，必且伎求迭至，忿忿紛來；其究也，則搖搖如懸旌，皇皇如有所失。總之曰：『無主則己，而乃釀爲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遺體，舍居敬更無別法。內則專靜純一，以養大體；外則整齊嚴肅，以養小體。如是不自強，吾不信也！嗚乎！言出汝口，而汝則背之，是何肺腸？（癸卯二月）

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每日言語之失，直是鬼蜮情狀，遑問其他？（癸卯二月）

觀人作應制詩，面諛之。不忠不信，何以爲友？聖人所謂「善柔便佞之損友」，我之謂矣！（癸卯二月）

年在壯歲而頽惰稱病，可恥孰甚！今年營己四十日矣！一事不成，晏安自甘；再不懲戒，天其殃汝。惕之！惕之！

予對客有怠慢之容。對此良友，不能生嚴憚之心，何以取人之益？是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况見賓如此，遑問閒居火滅；修容之謂何？小人哉！（癸卯二月）

考試之有得失，猶歲之有豐歉也！有耕而卽期大有，是貪天也！然絕不施耕耨之功

，不已棄天乎？我則身為惰農，而翻笑穠糞爲多事，慎孰甚焉！

蕙西面責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僞」，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惡而不知矣！（癸卯二月）

季師意欲余致力於考試工夫，而余以身弱爲辭。豈欺人哉？自欺而已！暴棄至此，尙可救藥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及渠生平交道，而以知己許余。且曰：『凡閣下所以期許下走之言，信之則足以長自是之私，辭之而又恐負相知之真，吾惟有懼以終始而已！』云云。予聞此數語，悚然汗下。竹如之敬我，直乃神明內斂，我何德以當之乎？日來安肆如此，何以爲竹如知己？是污竹如也！（癸卯二月）

處衆人中，孤另另若無所許可者，自以爲人莫予知。不知在己，本一無足知也！何尤人爲？（癸卯二月）

今年忽忽已過兩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頹，以至不如禽獸。昨夜痛自猛省，以爲自今日始，當斬然更新，不終小人之歸。不謂雲階招與對弈，仍不克力卻。日

日如此，奈何？（癸卯三月）

何丹畦請余爲是正文字，儼然自任；蓋矜心之內伏者，深矣！（癸卯三月）

日內沾滯於詩。明知詩文以積久勃發爲佳，無取乎強索；乃思之不得，百事俱廢。

是所謂溺心者也！戒之！（甲辛三月）

飯後無所事事，心如懸而不降者，知其不能定且靜也，久矣！（甲辰五月）

早在朝房言一事，謂無樣。子失言欲以口舌勝人，轉爲人所不服也！（辛亥七月）

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故能艱難馳驅，爲一代之偉人，今已養成膏梁安逸之身

，他日何以肩得大事？（辛亥九月）

凡事豫則立。本日下午天，因明日有天壇興工，監視，行禮，及製造神牌行禮等事

，日內未經慮及，頗覺心中不定，懼致貽誤。皆不豫之故也！（辛亥十月）

是日因早間聞人言，刑部同堂諸君子，疑我去年所上摺，有參劾刑部之言，心不怡

者一日。以平日不見信於人，遂招此羣疑衆謗也！（壬子正月）

是日忿慾二念皆大動，竟不能止，恐遂成內傷病矣！（壬子正月）

心生忿憶，蓋無養之故也！（戊午六月）

子序之言，欲余捐除雜念，輕視萬事，淡泊明志；信良友之言！余今老矣！忿不能懲，慾不能窒，客氣聚於上焦，深用愧憾！古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戊午十一月）

捐忿之心，蓄於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戊午十一月）

心緒作惡，因無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適；又以心中實無所得，不能輕視外物；成敗毀譽，不能無所動於心，甚愧淺陋也！（戊午十二月）

余在軍中，頗以詩文廢正務，後當切戒！（己未二月）

思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只爲不知命。陶淵明白香山蘇子瞻所以受用者，只爲知命。吾涉世數十年，而有時猶起計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媿也！（己未五月）

寫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輒若不能立者，說話若不能高聲者，衰憊之狀，如七十許人。蓋受質本薄，而疾病憂鬱，多年纏綿，既有以撼其外；讀書學道，志亢而力不副，識遠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內，故不覺衰困之日逼也！（己未五月）

閱日知錄，易經有曰：『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讀之不覺愧汗。（己未六月）

此心褊激清介，殊非載福之道；當力移寬大溫潤一路。（己未十二月）

寸衷微有鬱積，總由中無所得。下學而不克上達，故世俗之見，尙不免膠擾於懷中耳！（庚申正月）

至老洲頭登大舟；舟係吳城船廠爲余新造者，極堅實，極華麗。因慨然曰：『誦章公「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爲之愧悚不已！』（庚申五月）

恭讀硃批余之師心自用。余昔已亥年進京，臨別求祖父教訓，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上又以師心戒我，當刻鬪害一方，記此二端。（庚申八月）

與作梅圍棋一局，旋復鬯論人情之厚薄，讀書人之多涉於虛浮。作梅所陳，多見道之言；余所發，多有激之詞。（庚申九月）

作梅言：『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蓋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爲善』云云。蓋諷余近日好言人之知，見得人多不是也！（庚申九月）

見羅瞿江三縣令，因語言不合理，余怒斥之甚厲，頗失「爲人上者，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之義。（庚申九月）

余德薄能鮮，忝竊高位，又竊虛名，已干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習於驕奢佚三字，實深悚懼。（庚申九月）

九弟信，言：『古稱君有爭臣，臣有爭君，今兄有爭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虛名太大，不得聞却諫之言爲慮。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又得一二嚴憚之友，時以正言相勸，最；內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幾其免於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身是？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哉？（庚申十一月）

古人言，『晝課妻子，夜課夢寐。』吾於睡中夢中，總乏一種好意味；蓋猶未免爲鄉人也！（庚申十一月）

夜因武甯楊令與鄭奠互訐之案，頗爲鬱悒不平；繼思謙抑之道，凡事須力戒爭勝之心，痛自懲艾。（辛酉正月）

身體若有病者，奄奄思睡；或以積閱文牘太多，此心歉然！若有所負疚者而然與？（辛酉六月）

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懦緩，與往年周弼甫所論略同。（辛酉六月）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面貌。余氣象未稍進，豈嗜欲有未淡邪？機心未消邪？當猛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面。（辛酉七月）

陸放翁謂「得壽如得富貴，初不知其所以然，便躋高年。」余近浪得虛名，亦不知

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制四省，恐蹈覆餗負乘之咎也！（辛酉十一月）

日內與張廉卿屢談，渠學問又已大進；而余志學二十年，至今毫無進步，耄已及矣！（辛酉十一月）

二日因作摺，將公事拋荒未斷。古人有兼人之材，余不特不能兼人，卽一日兼治數事，尙有未逮；甚矣！余之鈍也！（辛酉十一月）

洪琴西來，與之言風俗移人，凡才人皆隨風氣爲轉移，雖賢者不能自拔於風尙之外，因言：『余老無能有所樹立，但不欲開壞風氣，導天下以惡習耳！』（辛酉十二月）

見隋觀察時，詞色太厲，令人難堪，退而悔之。（壬戌二月）

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塞殊甚，亦足見器量之不闕，養氣之不深也！（壬戌七月）

寸心鬱鬱不自得，因思日內以金陵甯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闕損不堪，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儻於心」兩句。欲求行儻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

爲之疏解。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壬戌九月）

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爲金陵甯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恩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實則處大亂之時，余所遇之僚屬，尙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急，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即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壬戌九月）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心，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壬戌九月）

近日心緒之惡，襟懷之隘，可鄙可恥！甚矣！變化氣質之難也！（壬戌十月）

光陰似箭，冉冉又過十年。念德業之不進，愧位名之久竊，此後當於勤儉謹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渾字，痛自箴砭，以求益炳燭之明，作補牢之計。（壬戌十二月）

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鬱鬱不平；毋乃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乎？（癸亥正月）

比來每以說話微多，遂覺神氣疲沓不支。甚矣！吾衰。身膺重任，大體墮越，實深惴惴。（癸亥正月）

日內應酬繁多，神昏氣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後知高官巨職，足以損人之智，而長人之傲也！（癸亥二月）

觀人有鈔冊，鈔余文頗多；自以無實而享盛名，忸怩不甯。（癸亥五月）

古人云：『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也！不遠矣！』余身當大任，而月餘以來竟日暇逸，不事事；公私廢閣，實深慚懼。惟當迅速投劾去位，冀免愆尤耳！（癸亥五月）

是日應辦奏稿，方不誤次日發報之期。一念之情，遂廢本日之常課，又愆奏事之定期。乃知天下百病，生於懶也！（癸亥六月）

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怠玩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事時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雖日讀古書，其曠官廢弛，與廢於酒色遊戲者，一也！竊子所謂臧穀所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本無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對京察褒嘉之語，殊有愧矣！（甲子二月）

日內鬱鬱不自得，愁腸九迴者，一則餉項太絀，恐金陵兵譁，功敗垂成。徽州賊多，恐三城全失，貽患江西。一則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權專利，江西爭釐之事，不勝則餉缺而兵潰，固屬可慮；勝則專利之名尤著，亦爲可慮。反復籌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幾奪取其輕之義。若能從此事機日順，四海銷兵，不用善，引退而長終山林，不復出而與聞政事，則公私之幸也！（甲子三月）

戶部奏摺似有意與此間爲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故本日具摺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甲子三月）

自古高位重權，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其成敗禍福，則天也！（甲子三月）

因念家中多故，紀澤兒病未全愈，心中焦慮之至；而天氣陰雨作寒，恐傷麥收，又不知兵事之變態何如，彌覺憂皇，不能自甯。因集古人成語，作一聯以自箴曰：『強勉行道，莊敬日強。』上句箴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氣，不能強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懶散不振之氣，不能莊敬以自奮。惜強字相同，不得因發音變讀，而易用耳！（甲子四月）

沉弟談久，稍發據其抑鬱不平之氣。余稍沮止勸解，仍令畢其說，以暢其懷。沉弟

所陳，多切中事理之言，遂相與縱談，至三更。其諫余之短，言：『遠兄弟骨肉之間，不能養其生機，而使之暢，遂深爲忠告曲盡。』（甲子八月）

聞家中修整「富厚堂」學宇，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爲駭歎！余生平以起屋買田爲什官之惡習，誓不爲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說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李鴻漢言：『照李希帥之樣，打銀壺一把，爲炖人參燕窩之用，費銀八兩有奇，深爲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員亦多窮困，而吾居高位，驕奢若此；且盜廉儉之虛名，慙愧何地！以後當於此等處，痛下鍼砭。（丁卯四月）

吾平日以儉字教人；而吾近來飲食起居，殊太豐厚。昨聞魁時若將軍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婦女在家，並未穿著綢緞軟料；吾家婦女亦過於講究，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丁卯十一月）

與萬篋軒偶談家常。渠家百萬之富，而日用極儉。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每日書房先生所吃之葷菜餘賸者，撤下則內室吃之。其母過六十後，篋軒苦求，始準添葷菜一樣。今亂後而家不甚破，子孫俱好，皆省儉所惜之福也！（丁卯十一月）

心緒憧憧，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

子之任者，「最爲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吝，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此念願刻刻凜之。」（戊辰四月）

昔年曾以居官四敗，居家四敗，書於日記，以自儆惕。茲恐久而遺忘，再書於此，與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爲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恣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此八敗，庶有悠久氣象。（戊辰四月）

余蓋屋三間，上爲擺設地球之用；不料工料過於堅緻，簷過於深，費錢太多，而地球仍將黑暗，不能明朗，心爲悔歉。余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家實不能儉。傍夕與紀澤談，令其將銀錢賬目自行經理，講求儉約之法。（戊辰四月）

紀百姪得取縣案首。縣令考試甚嚴，當可免於物議，甚以爲慰。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發洩殆盡。觀近年忝之漸多，子弟之向學，或者祖澤尙厚，方興未艾，且喜且

惴惴也！（戊辰四月）

在京酒食應酬，雖不甚多，而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鄙俗之見，殊無謂也！（戊辰十二月）

余生平於酬酢之際，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京師勢利之藪，處處皆有冷暖向背之分。余老矣！尚存於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鄙也！（己巳正月）

余以老年吃齋，風中行路，殊非所堪。又念百姓麥稼已失，稷梁不能下種，將成非常之災。又念紀澤兒在運河一帶，風大河淺；家眷各船，膠滯難行。又念施占琦運書箱在海中，恐有不測。種種懸念，不勝焦灼。（己巳四月）

余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爲之。忝竊虛名，毫無實際，愧悔之至！老邁如此，每日辦官事，尚不能畢，安能更著述邪？（己巳四月）

初到直隸，頗有民望。今諸事皆難振作，恐虎頭蛇尾，爲人所笑，尤爲內疚於心。輾轉慙沮，刻不自安。（己巳五月）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竟無湔除改徙之時，憂媿曷已！（己巳八月）

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己巳八月）

余回憶生平魯尤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自問更無晚蓋之力。乃作一聯云：『莫苦悔已往魯尤，但求此日行爲，無慙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只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己巳八月）

夢在場中考試，枯澀不能下筆。不能完卷，焦急之至！驚醒，余以讀書科第，官躋極品，而於學術一無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媿歎無已！（庚午正月）

余此生學問文章，一無所成，愧悔無已！（庚午二月）

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是四十餘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身閒而心亂；蓋生平之一無所養，甚矣！（庚午四月）

人而不勤，則萬事俱廢，一家俱有衰象。余於三、四月內不治一事，於居家之道，大有所損，愧悚無已！（庚午五月）

余年來出處之間，多可愧者，爲之躑躅不安，如負重笈。年老位高，豈堪常有咎悔之事？（庚午十月）

到江甯任，又已兩月餘；應辦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飽食酣眠，慙愧至矣！（庚午十二月）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則由於忮心，名心，不能克盡之故。在室中反復自訟，不能治事。（辛未四月）

至花園一覽。園在署西，現在修工未畢，正值趕辦之時。偶一觀玩，深愧居處太崇，享用太過。（辛未十二月）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慙報！（壬申二月）

治道

閔溫公謹習疏，慨然有感。（戊午十月）

隋開皇之十二年，有司家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曾不一紀，煬帝嗣位，東征高麗，南幸江都，遂至困窮。唐天寶之八載，帝觀帑藏，金帛充牣，古今罕儔。曾不數年，祿山反叛，九廟焚燬，六飛播遷，遂以大變。故國之富不足恃，獨恃有人主兢兢業業之一心耳！（辛亥七月）

李牧在趙，匈奴不侵；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林甫爲相，閹鳳反；盧杞柄政，李懷光叛。反叛，非其本心也！故人君謹置左右之臣，其益於人國者，多矣！（辛亥七月）

陳湯斬郅支單于之首，匡衡抑其功，僅得封關內侯。郝靈荃得突厥默啜之首，宋璟抑其功，僅得授郎將。其後湯以非罪而流，靈荃以慟哭而死。宰相妨功，病能人之不得伸其志者，多矣！（辛亥七月）

唐宣宗之立，不能平於李德裕，至毛髮爲之灑淅；此與霍光驂乘，而宣帝芒刺在背者，何以異？功高震主，或不無自伐之容。公孫碩膚赤鳥几几，此周公所以爲大聖也！（辛亥九月）

裴耀卿置輸場於河口。河口，卽汴水達於黃河之口也！南人舟運江淮之米，自汴以達河口。吳人不習河漕，便令輸米於河口之倉而去，則吳人便矣！三門，卽砥柱山，在洛陽之東；地最險，不可行舟。耀卿於三門之東西，各置一倉；又鑿山開車路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江淮之米既輸於河口之倉矣！官爲別雇舟，泝河漕至三門之東。視水可通，則徑以舟過三門；水險，則由車路挽過三門，輸入三門以西之太原倉，然後入渭，以漕關中。自江淮至河口，自河口至三門，自三門入渭，至長安，凡三次轉搬，乃得達也！今天下之漕糧，概用長運。漕至袁浦；黃高於清，則百端營謀：行灌塘渡舟之下策，虞黃倒汙湖之巨患。種種敝壞，未知所底。故鄙意常欲行搬運之法，於袁浦置倉；楊莊各倉，亦修葺之；分天下之漕艘，半置河以南，半置河以北，每年各運兩次。爲河帥者，治河則不顧淮；治淮則不顧河；治運則不顧河淮，庶幾易爲力乎？（辛亥七月）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以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

將來之必敵；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辛亥七月）

文官加養廉，始於雍正三年之耗羨歸公；武官加養廉，始於乾隆四十六年之補缺額名糧。（戊午十一月）

王霞軒來辭行，將以明日往南豐。余告以用紳士之法，宜少予以名利，而仍不說破，以養其廉恥。霞軒深以爲然。（戊午十二月）

溫循吏傳，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思爲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爲先，不貴煦嫗也！（己未三月）

三代下不矯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要結，不足以得民心。（己未九月）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動謂無人可用。（己未九月）

胡中丞言：州縣辦上司衙門之差，所費不過百千；而其差，總家丁開報，至三四千串之多。縣令所出，則於錢糧不解，積爲虧空，皆天家受其弊。故湖北州縣，現無絲毫差事。如有向例由州縣辦差者，皆由藩庫發實銀與州縣，令其發給，不使州縣賠墊分毫。其名則天家喫虧，其實則州縣無可藉口，錢漕掃數清解，爲天家添出數十倍之利

。『信爲知言。』(庚申四月)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若於己毫無交涉也！二曰，不終，古人所謂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方望溪言漢文帝之爲君，時時有謙讓，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於不勝」之義者乎？孟子謂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有「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庚申六月)

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庚申六月)

料理官事：摘由備查，一也！圈點京報，二也！注解摺紳，三也！此三者，夜間之功課，亦留心庶學之一法也！

沉弟信，極論文士之涉於虛空，不可用其言；頗切當。(庚申八月)

李次青赴徽州，余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謙，謂次青好爲逾恆之謙，啓寵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

，謂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也！（庚申八月）

委員之道以四者爲最要：一曰，習勞苦以盡職；一曰，崇儉約以養廉；一曰，對
問以廣才；一曰，戒傲惰以正俗。紳士之道，以四者爲要：一曰，保愚儒以庇鄉；一曰，崇廉讓以奉公；一曰，禁大言以務實；一曰，擴才識以待用。（辛酉八月）

九弟臨別深言：馭下宜嚴，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特恐聞
不旁燭，則嚴不中禮耳！（辛酉十月）

向來安徽與江蘇合闈鄉試，既有長江之險，難於遠行；又以號舍之少，難於錄遺，
故上江深以鄉試爲苦。余意欲令上下分闈考試，故於五月奏摺內，略一及之。本日看定
北門東門之間可爲貢院基址，惜高下不甚平耳！（辛酉十一月）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
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
速而且廣也！（辛酉十一月）

一省風氣，依乎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俗爲轉移者也！（辛酉
十一月）

周馥甫將赴上海催餉，余勉之以維持風教，勿自菲薄；引顧亭林日知錄「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一節以勸之。（辛酉十一月）

爲督撫之道，卽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卽與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諮忠益，以身作則，卽取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爲之不厭也！爲將帥者之於屬裨，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皆此義爾！（壬戌三月）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操斯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壬戌四月）

定城南城外發賑章程，因冒濫者多，十六日發至四萬四千人之衆，後此斷難爲繼，乃定爲每人發小票一紙。十九日察看真正飢民，給與一票，二十二日，持票領米。二十三日再加察看，給二十五日之米票。二十五日再加甄別，給二十八日之米票。每三日一發，上次給下次之票，庶幾漸免於冒濫。（壬戌四月）

近日公事不甚認真，人客頗多，志趣較前散漫。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

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湊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慎擇卡員，比較人數下手；留心文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徵百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加意；燈後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免於退乎！（壬戌八月）

每日應辦之事，積累甚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積壓較少。（壬戌閏八月）

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之店中衆夥。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資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余則略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頽風，深爲慚愧！（癸亥四月）

是日在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極少。間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嵇康所云「一溉者後亡，」信人力

足以補人事之窮。然百分中不過二三分，餘則立見黃稿；縱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目擊心傷，不忍細看！（己巳四月）

爲強吏者，全仗年豐民樂，此心乃可以自恬，若事事棘手，則竟日如在桎梏中矣！（己巳五月）

閱吳文節公集，觀其批屬員之稟，甚爲嚴明，對之有愧。吾今日之爲督撫，真尸位耳！（辛未正月）

古聖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平爭，因勢，善習，從俗，便民，救敵。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莊爲體，禹墨爲用，以不與，不違，不稱三者爲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戊辰十二月）

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卽內地民人，居處媚夷，鬻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憾，可惡，而遠識者尙不宜在此等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甯波等處，助我攻勦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爲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舟等具，爲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

。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無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壬戌五月）

華衡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試演。其法以火蒸水氣，貫入筒。筒中四竅，閉前二竅，則氣入前竅，其機自退，而輪行上弦，閉後二竅，則氣入後竅，其機自進，而輪行下弦。火愈大則氣愈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約試演一時。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爲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壬戌七月）

至機器局，觀一切製造機器。屋宇雖不甚大，而機器頗備。旋觀新造之輪船，長十六丈，寬三丈許。最要者，惟船底之龍骨中間。龍骨夾層兩邊，各龍骨三根。中骨直而徑達兩頭；兩邊骨曲，而次第縮短。骨之下，板一層；骨之上，板一層；是爲夾板，板厚三寸。龍骨之外，惟船肋最爲要緊，約寬厚三寸有奇，皆用極堅之木。計此船七月可以下水。（戊辰五月）

至礮廠拜劉佐禹馬格里。渠備洋酒點心，小飲刻許。閱新作之礮，三十六筒可以齊放，則三十六子同出，如傾盆之雨；可以連環放，則各子繼出，如擗急鼓。又閱放火箭

；每箭筒長尺許，圓徑寸餘；遠約三里許。又閱放開花礮。（辛未十月）

軍謀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為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槍者爲客，後吶喊放槍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鬪，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爲客；後動手，卽格開而卽戳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堅札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已未）

兵者，陰事也！哀感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噉屠烹，見其悲啼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卽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

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己未）

田單攻狄，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己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在即墨，坐則織蕢，立則仗鍤，爲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爲不刊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盈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散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山東河南勦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爲慮，恐其不能平賊。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不勝，亦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旨也！其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削平捻匪，蓋難

軍之氣尚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辛未）

史記敘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自非興工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塞之困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決，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敘兵事莫善於史記。史公敘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辛未）

約期打仗，最易誤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通也！（丁巳）

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

守城煞非易事。銀米，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備矣！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主。

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己未二月）

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一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歎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目擊心傷，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於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之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

古人有言曰：『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曩敬所謂「逆取順守」亦此意也！軍營用民夫，其先則廣取之，虐役之；其後則體卹必周，給錢必均。法可隨處變通，總須用人得當耳！

洋煙爲壞營規之最，盡行汰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黎明點名，卯正辰初，即可點畢。嗣後每早，或查營，或點名，或操，三者總行其一，不專行查營一事也！

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鱸鍊丹，未宜須臾稍離。（丙辰）

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己未二月）

軍事不可無悍鷲之氣，而驕氣卽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卽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尙難養得恰好，況弁勇乎？（戊午）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弱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

凡修壘以濠深爲妙；木城及外牆，均有流弊；恐反爲賊遮蔽礮子也！

修礮之事，軍士四出征剿，有老家以爲某址，亦行軍一法也！擇地有兩法：有自固

者；有阨賊者。自固者，擇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嗣後每立一軍，則修碉二十座，以爲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梭剿，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於景鎮作一榜樣，而他軍效法行之，可得也！但不知何爲法術？亦可得見乎？

與李少荃，許仙屏，言團練之無益於辦賊，直可盡廢。如必欲團練，則不可不少假以威權。（己未四月）

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軍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

推之以敬，臨之以莊，無聲無形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己未六月）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嘗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即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

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己未八月三日）

余至武昌火藥局，看造火藥之法。以銅爲輪，以鐵爲輶；圓地爲大磨盤，以牛碾之。盤大徑二丈三尺，周圍七丈許。每盤用四牛，每牛速曳兩輪。盤外周圍溝槽，約寬八寸許。火藥在槽內，牛行槽外。馭牛之人行槽內，每牛以一人馭之；每兩牛四輪之後，則有鏟藥者一人，隨之執銅鏟，於槽內鏟動；庶輶過之後，火藥不患太緊也！又有小磨盤，磨礪與磨麥相似，僅用一人。又有櫃，篩礪，篩炭。其法絕精，非圖說不能明。（己未八月）

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則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爲恥，而以不能樹人立法爲恥。樹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鎔造就。（己未九月）

凡軍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惰氣，則有淹滯之色。須時時察看，而補救之。帶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也！但兵以力作主，巧作客。

軍務須從日用眠食上下手。（庚申正月）

呂蒙誅取鎧之卒；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爲名；非是則無以警衆耳！

窄路打勝仗，全係頭敵數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人擠退了！

出青之法，即漢書趙充國傳所謂就草。（庚申三月）

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心思有所表見，以自旌異於人。好勝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當兵勇，則思於兵勇翹然而出其類；同當長夫，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將官，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爲主帥，則思於衆帥中翹然而出其類。雖才智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則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見，而後可與言道。（庚申四月）

古人以用兵之道，通於聲律，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國之存亡。余生平於音律，算法，二者一無所解，故不能知兵耳！（庚申十月）

用兵之難，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即古之盾也！有圓牌，即今之藤牌也！統謂之曰，擋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湖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氏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千盾，所以捍禦矢石；今之擋牌，所以捍禦礮子。礮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國藩初辦水師時，嘗博求禦礮

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挂，礮子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漬濕張挂，礮子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牌陳於船稍，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牛皮爲一層，水絮爲一層，頭髮爲一層，合而成牌，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烏槍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拾槍子，劈山礮子，凡大如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載福等，深知礮子之無可禦，遂屏乘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弁勇，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千盾，檣牌諸器，皆可廢矣！友人劉騰鴻時衡治軍，刁斗森嚴，凜不可犯；臨陣則埋根行首，堅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熹。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礮子擊之；賊發十餘礮不中，堅坐良久乃還。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徇難。殞我壯士，人百莫贖。此則剛毅太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違耳！（已未）

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其法以鐵先練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顆；又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葡萄大。後至江西，商之姚讓，以此

法打造。姚君又作爲鐵模，半渦截鐵條之端，置之模中，宛轉錘鍊，圓滑可愛；於是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礮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莫甚於此矣！然海疆尙未靖謐，此其亟宜講求者也！（己未）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守所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助之亂，袁顛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游，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十，輕舸二百，配與興世。興世率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屢日。賊將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鵝尾。胡旣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寨。

己亥，興世引兵進搆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收兵而下，興世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赭圻，袁顛等在上游之濃湖。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鵠尾，更上乃爲錢溪。越濃湖鵠尾兩寨而上，立城於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鵠尾濃湖並以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揚，戍東安，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鎮不服，青冀難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海岱與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厥後四城破，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鄂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陽，不設備，（西陽卽今黃州。）侯景以江夏空虛，使宋子仙任約帥稱騎四百，由淮內襲鄂州。丙午，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迎拜，遂擒鮑泉，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徐文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破，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柵口，侯瑱屯東岸之蕪湖，相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蒙衝小船，擊其艦。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侯瑱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瑱軍而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瑱軍自後躡之，反爲所破；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旣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決戰。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原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

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能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烏骨城，衆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險途，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攻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祕欲使建甯自靈夏並豐勝靈朔之塞直擣媯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攻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爲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十六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

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勳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元濟精兵盡在洄曲，董重質麾下，李勳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宋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趨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爲鄰，嘉魚陸日等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軍，臨河之南，（卽瀆淵今開州），王彥章進逼鄆州（今東平府）。唐臣李紹宏等，請棄鄆州與梁約合。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帝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然後觀釁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丑，至曹州；己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

凝將其衆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時梁廢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若自下游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駕水，勢難入援，遂得直取汴，以成大功。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玉成據蘄州，秦曰綱據田鎮，我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啟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二十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

十八日，九江安慶未破，楊載勳以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爲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或深咎此策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者，非事實也！

倫理

萬化始於閨門。除「刑于」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壬寅十一月）

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子孫能自樹立，多讀書，無驕矜習氣。（戊午十月）

聞溫弟信，國家事故，憂鬱填膺，不能辦一事，夜不成寐。（戊午十一月）

念溫弟不得歸骨，其賦命太苦；余於手足之間，抱媿多矣！（己未正月）

九弟所寫溫甫哀辭，字秀勁近古，刻工亦佳。家有賢子弟，爲之欣然！（庚申正月）

沉弟專二人送信，勸我速移東流建德。情詞懇惻，令人不忍卒讀。余復信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能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讀沉季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遂定於二十四日，移營東流，以慰兩弟之心。（辛酉四月）

沉弟來久談，教以胸襟宜淡遠，游心虛靜之域，獨立萬物之表；又每日宜讀書少許，以擴識見。弟圍安慶，前後皆有強寇，人數甚眾，地段甚廣，晝夜辛勤，事事躬親；雖酷暑大雨，而每日奔馳往返，常五六十里。余憐其太勞，故欲其以虛靜養心也！（辛酉

八月）

紀澤兒體氣清瘦，系念殊深。或稱其讀書太勤，用心太過，因教以遊心虛靜，雖有榮觀，宴處超然之義。（癸亥十月）

閱張清恪之子張愨敬公師載所輯課子隨筆，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大約興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翁謨余致賻儀之信，則別字甚多，字跡惡劣不堪；大抵門客爲之，主人全未寓目。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黃，而喪事潦草如此，殊爲可歎！蓋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致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弟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旣以面諭紀澤，又詳記之於此。（戊辰正月）

榜沅弟信，知紀官姪於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兄弟共得五孫，丁口漸盛。只望兒姪輩讀書，少有所成，將來孫輩看作榜樣，便是世家好氣象。若兒姪輩不能

發奮用功，文理不通，則榜樣太壞，將來孫輩斷難成立。此中關鍵，全在紀鴻。瑞二人。吾家後輩之興衰，視此二人爲轉移。」（戊辰四月）

與紀澤一談，囑其看理學書，俾志氣日趨於剛大，心思日入於沈細。（戊辰七月）

鴻兒稟稱澄弟臨別，以火狐馬褂送我；蓋眉生述杜小舫之言，謂天下之最暖者，莫如火狐；勝如紫貂，玄狐云。余曾兩次違此言與澄弟聽；或弟意疑我畏寒，遂解己所着衣以贈我邪？余本有貂馬褂，猗猗馬褂；而弟歸途少此禦寒之具，寸心十分不安。（戊辰十月）

接澄沅兩弟信。澄勸送眷回籍，沅擬以晚女許聶家，皆有肫誠顧恤之意。久宦於外，疾病相尋，如舟行海中，不得停泊；惟兄弟骨肉至親，能亮之也！（己巳十一月）

文藝

易經有聖人之道四，而朱子專重以下筮者尙其占一句，似未的當。因言古人說經多斷章取義；以意逆志，不必定符本義。（壬戌四月）

閱經義述聞，如「弗過遇之，弗過防之」等語，深有所會。余於本朝經學小學諸家，獨服膺王懷祖先生父子之精核。蓋以其於經文之虛神實訓，體味曲盡也！（辛酉二月）

擬閱校船山周易內傳。王氏說理之書，每失之艱深，而不能軒豁，與正蒙注相同。（丙寅七月）

今日看書經，見蔡傳訓詁，良多不講，如以敷言爲「敷衍之言」之類，宜致漢學家之指摘。（壬子六月）

溫召誥，於古人「周情孔思」四字，若有所會。（庚申十月）

溫書經無逸，用吳文正公纂言本，若有所會。（乙丑正月）

思書經呂刑，於句法若有所會。（己未九月）

呂刑篇，於後世古文家踐徑最近；惜不能盡通其讀。（辛酉六月）

余好讀呂刑而苦不能盡通其讀。茲閱戴氏之說，有愜余心者，如「制百姓於刑之中

，天齊於民，俾我一口，「暨「非從惟從」等句，皆犁然有當於人心，欣賞無已！（辛酉七月）

讀顧命康王之誥，喜戴氏治經，與余所見多同；惜其生前未與嚶談。（辛酉七月）

溫盤庚上盤庚中，因戴存莊兩採宋元，及本朝治漢學者之說，每多當人意處，故樂觀之。（辛酉七月）

邵位西言：『詩序，係孟子萬章之徒所作；大序與小序不當分而爲二，所以記次第，非所以明章旨也！猶史漢法言之有後序爾！』其言奇而頗確。（庚申八月）

閱子序詩經說，學有根柢，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處；特證據太少，恐不足以大鳴於世耳！（戊午十一月）

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讀儀禮，至是粗畢。老年能治此經，雖嫌其晚，猶勝於終不措意者。昔張蒿庵三十而讀儀禮，至五十九歲而通此經，爲國朝有數大儒。余今五十七歲，略通此經，稍增炳燭之明。惟蒿庵以前名儒，窮儀禮者絕少，能於荆棘荒蕪之中，獨闢康莊，斯大難。余生本朝經學昌明之後，窮此經者，不下數十人。有蒿庵之句讀，張皇文之圖，康莊共由之道，而又有人以扶掖之，則從事甚易矣！（丁卯二月）

俞樾蔭甫加箋羣經平議之十四卷，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駁正鄭注。思通鬼神，有超乎戴氏考工記圖者。（丙寅四月）

夜又批船山禮記二條。余閱此書，本為校對譌字，以便修板，再行刷印。乃覆查全書，辨論經義者半，校出錯譌者半，蓋非校讎家之體例；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若前數年在安慶金陵時，則反不能如此之精勤。此軍營事簡，老年差可慰悅之境；而流寇縱橫，制敵無術，體衰目昏，學問無成，則又可深為憂灼之境也！（丙寅十月）

關桐城張承華容溪所為學庸臆解三十四葉畢。其言大學文，須用古本，而不煩補傳義；須宗朱子，而不取陽明，與余平日之說相合。餘亦多獨得之見。（丙寅十月）

孟子所謂「善言德行者」，當為後世理學諸家之源；「善為辭令者」當為後世詞章諸家之源。孔子自謙不能辭令，而以善言德行自許，蓋在己者實有盛德至行，而後詎自道其所得也！論語一書，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因默誦學而為政，八佾三篇。（乙丑五月）

朱彬經傳攷證，其訓詁攷證，亦與王田申先生相仿。其言書經大字，多語助辭，則前人所未發也！（未己五月）

閱戴東原緒言。閱錢竹汀聲類；此書未刻於本集，其義例亦不分明。（乙丑正月）

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分釋詁，釋言，釋訓，釋語，釋天，釋地，名號之異等目，皆因聲得義者；足見古人先有聲音，後有文字。余前有意爲是書而未果。錢氏此書亦未成之書，故未編入潛研堂叢書中。（己巳正月）

陳荔秋所送之陳蘭甫禮著聲律通考一種，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一種，略一緝閱，服其精博。（己巳二月）

樂律之不可不通，以其與兵事文章相爲表裏。（辛酉十月）

紀澤作音學考，約近五千字，於考古及審音二者，均有所得，爲之一慰。（己巳十月）

澤兒呈所著分韻說文解字，略一緝閱。其法用廣韻之次第，佩文韻之字數，抄錄許氏注，及大徐翻切。其有申明原注之說，則以夾行注之；其於注外則有陳說，則於翻切之下，夾圈以別異之；其佩文韻所有，說文所無者，則有楷文而無篆文，仍用篇韻各說以注之；其佩文韻所無，說文所有者，則別爲補編，仍依翻切，以分東，冬，鍾，江各韻。（丁卯十一月）（以上經學）

讀五代史，於歐公不僞梁一段，不覺爲然。（辛未）

閱周保緒所著晉略，趙惠甫所寄來者。周名濟，荆溪人，著成於道光十八年，亦近世著作才也！（辛未五月）

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之言，餘皆不免於剽襲。（庚申）

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所校管子各條，似不如校他書之精實。（辛酉七月）

讀淮南子精神訓，至「大禹竭力以勞萬民」句，若有所感。（庚申十一月）

讀脩務訓中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若有所會。淮南子本道家者流，而此篇之旨，與

荀子相近。大抵理之足以見極者，百家未嘗不相合也！（庚申十二月）

閱淮南子椒真訓，言「有道士，亦須遇時」，爲之增感。（庚申十二月）

揚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蓋子雲文學中人，非道德中人也！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以余觀之，亦艱深而不能顯豁。其參兩篇，言天地日月五

行之理數，尤多障礙。（丙寅六月）（以上子史）

正誼堂叢書凡五六十種，張清恪輯刻，吳竹莊所贈也；因取正誼堂中清恪公所輯程

子二十篇讀之，至晡時讀畢。凡十卷，取論語二十篇之意，編采二程粹言，略分門類，

頗爲精當。（壬戌四月）

張清恪公所輯朱子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仿孟子七篇之意。張公蓋以程配孔，以朱配孟也！

四月）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文和公激懷園語。此老父子學問，亦以知命爲第一義。（己未

閱羅羅山人極衍義、姚江學辨等書，服其見理甚真，所志甚大，信爲吾鄉豪傑之士。（甲子十月）

鍾涵齋邇言，蓋理學之緒餘，而參以陰騭果報者。（庚午正月）

聖武記又閱一徧畢。中有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未閱，以昔年在京閱過，嫌此八篇敍事冗亂也！（丁卯十二月）

閱曾香墅先生漫鈔及各種香墅，名廷枚，賓谷之伯父也！其書仿困學紀，聞容齋隨筆之類；特根柢不深耳！（戊午十一月）

莫子偁交出何願船二信，內有張石洲蒙古游牧記四本，又朔方備乘凡例數頁，信爲當世積學之士。（辛酉七月）

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書經左傳，每一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

旁面較多。正面較少，精神注於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綫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也！（己未八月）

古人文筆，有雲屬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實從熟後生出；所謂「文入妙來，無過熟者」此也！（庚申九月）

古文之道，布局須有千巖萬壑，重巒複嶂之觀；不可一覽而盡，又不可雜亂無紀。（庚申十月）

古文之道，亦須有奇橫之趣，自然之至。二者并進，乃為成體之文。（辛酉七月）

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功夫。（辛酉十一月）

為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紓非紓。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辛亥七月）

奇辭大句，須得瑰瑋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為空虛，乃能為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辛亥七月）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

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敍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是意推之。（庚申三月）

類纂所選書牘，有不盡厭於吾心者。未知古人書牘何者最善？（辛亥）
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此外則竟無可采。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皆小簡耳！（庚申三月）

閱駢體文鈔，將其所分類歸併於吾所分三門十一類之中，嫌其繁碎，不合古義也！（庚申三月）

余所編經史百家雜鈔，編成後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宜另鈔小冊選文五十首鈔之，朝夕諷誦，庶爲守約之道。（庚申閏三月）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怪，麗，澹，遠，茹，雅。近於「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響節奏，須一「和」字爲主；因將「澹」字改作「和」字。（庚申）

文章陽剛之美，莫要於「慎湧直怪」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憂茹遠潔」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學。（癸亥九月）

嘗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蓄之數年而余未能發爲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將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贊之；至次日辰刻，作畢。附錄如左。

雄： 剴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頓挫，捫之有芒。

直： 黃河千曲，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換無迹。

怪： 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玄山經，張韓互見。

麗： 青春天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

茹： 衆義輻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其曉。

遠： 九天俯視，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羣。

潔： 冗意陳言，頽字盡芟；慎爾褒貶，神人共監。

適：心境兩閒，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

偶患古文古詩，最可學者，占八句云：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馬之明，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丙寅正月）

離騷三百二十四句誦畢。老年讀生書成誦，稍補少莊之缺陷，亦一樂也！（丁卯三月）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千古傳誦；余究不知其深處。太史公以鄒陽與魯仲連並列，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處。（辛亥五月）

夜溫長楊賦，於古人行文之氣，似有所得。（己未九月）

輿中讀上林賦千餘言，略能成誦。少時所深以爲難者，老年乃頗能之。非聰明進於昔時；乃由稍知其節奏，氣勢與用意之所在，故略記之。（丁卯正月）

余近年最好揚馬班張之賦，未能迴環朗誦。偶一誦讀，如逢故人，易於熟洽；但衰年讀書，未必能久記耳！（二月）

漢魏人作賦，一貴訓話精確，一貴聲調鏘鏗。（庚申四月）

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由徐廋而進於任沈，由任沈而進於潘陸，由潘陸而進於左思

，由左思而進於班張，由班張而進於卿雲。韓退之之文，比卿雲更高一格。解學韓文，則可窺六經之闢奧矣！（庚申三月）

二日內始得昌黎諸文，皆學書經。（辛亥九月）

二日內，因讀辛劉詞，又大悟韓文之妙，實從子雲相如得來。（壬子）

二日內，覺於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而參以孔孟之義理，所以雄視千古。（壬子正月）

韓文柳州羅池廟碑，覺情韻不置，聲調鏗鏘，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不能自已，庶漸漸可入佳境。（己未九月）

閱韓文送高閑上人，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姚氏以爲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篇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慊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子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庚申十月）

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

象。(壬戌九月)

韓公「周情孔思」四字，非李漢知之極深，焉能道得出。爲文者要須窺得此四字，乃爲知本。(辛酉二月)

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配偶者，如曹成生王宏兩篇爲偶，柳子厚鄭羣兩篇爲偶，張署張徹兩篇爲偶；推此而全集中可以爲偶者甚多。古人之文可爲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稱量而配合之耳！(癸亥十月)

溫韓文數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氣，如列子之御風，不在義理字句間也！(癸亥十一月)

柳子厚山水記，似有得於陶淵明冲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庚申八月)

夜闕古賦識小錄，深有味於柳子厚之囚山篇。(戊午十月)

姚公謂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實則恢詭處，不逮遠甚。(辛酉三月)

蘇子由謂東坡晚年，以文章爲鼓吹，真知文章中之樂境。余亦微知之，惜無寬閒歲月，竟其所學耳！(辛酉正月)

讀雪川文數首，所謂風塵中讀之，一似嚼冰雪者，信爲清潔；而波瀾意度，猶嫌不

足以發揮奇趣。(己未六月)

閱震川古文，遂并翻其四書文閱之，其渾灑流轉之氣，乃更勝於古文也！(辛未五月)

閱湯文正集，惟傳狀碑銘之類，不愜吾意；餘如語錄，告諭，書牘之屬，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學問本極淵博，講學又甚公允，不可及也！(己巳三月)

程伯敷出示洪稚存上成親王書，即嘉慶己未獲咎，發遣新疆者。當時直聲震於天下；今觀之，亦無甚觸忌諱之處。(正月)

閱梅伯言文集，歎其鑽研之久，工力之深。(壬戌九月)

至錢警石先生久談，得見其族兄衍石先生家書數十封，攜歸一閱；實嘉道間一碩儒也！(癸亥九月)

閱錢衍石先生，與其弟警石先生家信，服其學問精博，機趣洋溢。(癸亥九月)

閱陳秋舫吳偉卿所作應制賦，氣勢流利，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心賞其能，而自愧弗如也！(癸卯三月)

吳竹如文集，方存之代為編出者，計十二卷。粗閱數十葉，於儒釋朱陸之辨，剖晰

最精。(戊辰七月)

閱吳南屏梓湖文錄數十首，歎其少而能文，老而不倦，爲不可及。(辛未六月)

左季高信內寄祭胡潤帥文稿一篇，情文并茂，殊爲傑構。(辛酉九月)

馮敬亭，名桂芬，寄校邠廬初稿二冊，共議四十二篇。粗讀數十篇，雖多難見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論。(壬戌九月)

寶蘭泉近作辨論十餘首，多閱歷之言，而文義未能入古。(甲子)

與次青論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當未可量。(己未六月)

蔣琦齡所陳時政十二事，約計萬餘言，多可見之施行，文筆亦雅健暢達。末條請崇宋學而抑漢學，似與各條不類。(壬戌)

申甫在此鬯談，言渠文筆所以不甚鬯者，爲在己之禁令太多，難於下筆耳！余勸其破除禁令，一以條暢爲主。凡辦專者，先貴敷陳朗暢也！(己未十一月)

劉仙所作辨蔡壽祺誣劾一疏，置身甚高，辭旨深厚，眞名作也！(乙丑五月)

閱邸抄，中見霞仙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調。如此名奏議，而反以獲譴，頗不可解。(乙

丑八月)

張廉卿文有王介甫之風；日進不已，可畏可愛。（庚申四月）

閱張廉卿近所爲古文，喜其入古甚深，因爲加圈批。（戊辰七月）

石芸齋所作房山石經，山訪碑記，亦偉觀也！（庚午二月）

思白香山陸放翁之襟懷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懷雖淡泊，而筆下難於寫出，思一爲之，以寫淡定之懷；古所謂一卷冰雪文者也。（己未六月）

古文一事，平日自覺頗有心得；而握管之時，不克殫精極思，作成總不稱意。安得屏去萬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適，然後作文一首，以據胸中奇趣？（己未十一月）

余於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畢力於此。匪特世務相擾，時有未閑，亦實志有未專也！此後精力雖衰，官事雖煩，仍當篤志斯文，以卒吾業。（辛酉正月）

久不作文，機軸甚生，心思遲鈍，尙不能成篇。亦因見客太多，瑣事煩瀆，神智昏攪故也！（乙丑二月）

昔年每作一文，輒數日不能成寐，不知老年何以轉無此病，豈反健於壯歲耶？抑用心未能銳入耶？（乙丑二月）

念生平稍致力於古文，思欲有所述作。今老憊而一無所成，深用自愧。（丙寅三月）

與兒子一論所作之文，考據與筆力，兩無可取。（庚午二月）

每一作文，未下筆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筆則無一是處。由於平日用功浮泛，全無實際故耳！（辛未五月）

作孫芝房弔倫序一首，約九百字，至三更始畢。老平作文，頗覺吃力，而機勢全不溼泊，總由少作太生之故耳！（己未六月）

作莫猶人墓表，文筆平衍，無復昔年傲岸勁折之氣；蓋老境日增耳！（己未十一月）

思作金陵官紳昭忠祠碑，而不能成，遂竟日昏睡，如醉癡。向來習態如此，而數十年因循不肯苦學作文，至今已衰老，悔無及矣！（己巳五月）

作苗君墓志銘畢，細閱竟無一字是處。昔余終年不動筆作文，而自度能知古人之堂奧，以為將來為之，必有可觀。不料今年試作數首，乃無一合於古人義法，媿報何極！（己巳八月）

作唐公墓志，覆視無一是處。乃知昔年自詭為知文，而曾不一動筆為之，不可恃也

！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閱歷何由大明哉？（己巳十月）

郭塔銘辭作畢，全不合古人義法，深以爲愧！（庚午正月）

思作江甯府學宮記，苦探力索，竟不能成一字。固屬衰憊之象，亦由昔年本無實學，故枯竭至此，深爲歎愧！（庚午二月）

作星岡公墓表，文成視之，無一當意之處。甚矣！余思之鈍，學之淺，而精力之衰也！余前有信寄筠仙云：『近世達官，無如余之荒陋者。』頃筠仙信，力雪此語之誣。余自知甚明，豈有誣乎？（辛未八月）

紀澤所作擬莊三首，頗能善談名理，亦略通訓詁奇字之學。（壬戌五月）

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味趣爲四屬。擬再鈔古近體詩，亦分爲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象辭爻辭，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爲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歎爲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有所託諷，如阮嗣宗之類，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往

多神到機到之語。卽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徑路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余鈔詩，擬增此一種，與古文微有異同。（戊辰四月）

是日思詩既選十八家矣！古文當選百篇，鈔置案頭，以爲揣摩，因自爲之記曰：『爲政十四門，爲學十五書，鈔文一百首，鈔詩十八家。』（壬子正月）

余既鈔選十八家之詩，雖存「他樂不請」之懷，未免「足已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爲簡約。五古擬專讀陶潛謝眺兩家，七古擬專讀韓愈蘇軾兩家，五律專讀杜甫，七律專讀黃庭堅，七絕專讀陸游。以一二家爲主，而他家則參觀互證，庶幾用志不紛。然老境侵尋，亦只能長吟以自娛，不能抗手以入古矣！（壬戌三月）

五言古詩有二種：最高之境一種，比興之體，始終不說出正意，始知顧人但頌莊姜之美盛，而無子兆亂，已在言外，太叔于田，但誇叔段之雄武，而耦國兆亂，已在言外；曹阮陳張李杜往往有之。一種盛氣噴薄而出，跌蕩淋漓，曲折如意，不復知爲有韻之文；曹鮑杜韓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曾未一作此等詩，自愧亦自憾也！（甲子二月）

夜閱陶公述酒詩，爲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漢所注。於陶公瘦詞微旨，盡得解釋，欣悅無已！（丙寅三月）

閱陶詩全部，取其太閑適者記出；將鈔一冊，合之杜韋白蘇陸五家之閑適詩，纂成一集，以備朝夕諷誦，洗滌名利爭勝之心。（辛未十二月）

閱文選雜擬。古人措詞之深秀，實非唐以後人所可及，特氣有騫翥駿邁者，亦有不盡然者，或不免爲詞所累耳！若以顏謝鮑謝之辭，而運之以子雲選之之氣，豈不更可貴哉？（辛酉十二月）

批校太白樂府。每日僅校二十首或十餘首；蓋余於樂府向未用功，茲稍一措意，全無入處也！（戊辰四月）

日來讀杜詩，頗有小得。無事則心頭口頭不離杜詩；雖細加咀嚼，而奔有爲人的意思。（癸卯二月）

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養氣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見道語；談及時事，亦甚識當世要務。惟其養氣，故無纖薄之響。（癸卯二月）

溫杜詩五古。觀其筆陳伸縮吐茹之際，絕似史記。憶古人有謂杜少陵似太史公者。

不記是東坡之言乎？抑他人之言乎？（己巳四月）

閱杜詩五古。古人妙處，只是造句之法，變幻無窮，故終身無一複句，猶之毛詩無相襲之調也！昔嘗以作古文，宜用杜詩造句之法；近來久未溫習及此矣！（己巳十月）

溫杜詩五古，愛其句法瘦勁，變化通於古文造句之法；憾吾能知之而手不能爲之耳！（庚午正月）

夜誦杜韓七古，頗多似有曾於古人沈鬱頓挫之義。（丙寅四月）

閱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鬱結不開，故思以陶白蘇陸之詩，及張文端公之言序之也！（己巳五月）

車中看義山詩，似有所得。夜繙樊川集證之，亦然。知何大復明月篇之有心得也！（癸卯正月）

與李眉生談詩，極佩杜牧之俊偉。（壬戌）

日內於蘇詩似有新得；領其冲淡之趣，灑落之機。（辛酉六月）

溫蘇詩，朗誦頗久，有聲出金石之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敵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永之。故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徒糟粕耳！（辛酉十二月）

放翁七言絕句，實能道得空曠胸懷出。（辛酉正月）

將邵文端公詩集閱二三卷。昔年深不以公詩爲然，茲多閱數十百首，其中多可取者。（己巳三月）

朱伯韓詩，所詣在韓白之間。（甲辰十月）

至易念園處，觀渠所爲詩，宗法晚唐，頗有法度。予性好言詩，蕙西謂余於詩太自主張，不免自是；細思良然。

吳南屏寄毛西垣詩，繙讀一過，信爲朋輩中所不可多得；宜南屏之亟稱之也！（辛酉三月）

何廉舫，信附七律十六章。才人之筆，人人歎之不置。（己未）

作七律五首，和何廉舫詩次韻。同和者爲李次青吳子序甘子大許仙屏等數人。而王霞軒鄧彌之何敬海等亦將和之。余見廉舫詩才軒舉，所著駢文樂府皆句可觀，憫其闕家殉節，因欲和詩一二章以慰勞之，本無意次韻也！子序次青諸君皆次其韻，余亦遂勉爲之。（己未正月）

閱馮焯詩稿。焯，代州人，字穉華。其七世祖如京，官廣東左布政使；六世祖璽，

以進士官至同知；五世祖光裕，以舉人官至湖南巡撫；四世祖祁，官編修；曾祖均，以舉人廩生，官至湖北按察使；祖宸，以舉人官浙江知縣。焯爲潛山縣天堂巡檢，又署屯溪巡檢。刻詩四卷，清穩不俗。昨和余詩八首，今日問之程伯勇，始知其人。因取其詩披閱數十首，兼閱其曾祖及祖刻詩，乃知其世家淵源有自也！（壬戌四月）

觀李眉生詩，愛其俊拔而有情韻，將來必爲詩人。紀澤前後作次篴字韻詩二首，穩而脈清，吐屬亦尙名貴，將來或亦爲詩人，殊以爲慰。（戊辰四月）

趙惠甫近作書懷五章，又錄舊作詞十調見示，皆才人之筆也！（丁卯七月）

海秋言七律須講究藻采聲調，不可專言上乘證果，反昧初開，切中予病；又盛贊予五律。（癸卯二月）

昔年每作一詩，輒不能睡，後遂閣筆不復爲詩。今試一爲之，又不成寐，豈果體弱不耐苦吟耶？抑機軸太生，成之艱辛耶？（甲子八月）（以上論詩文）

作字之法，繇繇如蠶之吐絲，穆穆如玉之成璧。（庚申三月）

作字之道，用筆貴勤貴勞，而不可過露勤勞之迹。精心運之出以和柔之力，斯善於用勤用勞者。（庚申十月）

寫字之道，如脩脚匠之脩脚，古人所謂撥燈法較空靈，余所謂脩脚法較平穩。（庚申十二月）

凡用之筆，未有十分合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善書者於每用一筆，先識其病，即因其病勢而用之；或筆之病，次日又有小變，又因其變症而用之；或者因病成妍，則善於用筆矣！（辛酉五月）

用狼筆寫新宣紙，悟古人頓挫之法，撲筆之法；只是筆不入紙，使勁撲下耳！（辛酉十月）

京中翰林善寫白摺者，相傳中有一絲牽貫於行間；作大字亦當知此意味。（辛酉十月）

作書之道，寓沈雄於靜穆之中，乃有別味。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拏虎踞之象。鋒鏗森森，不可逼視者爲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爲含蓄深厚，舉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作古文古詩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軍亦然。（辛酉十二月）

摹書譜一過，乃知藝之精，其致力全在微妙處。若人人共見共聞之處，必無通微合

妙之詣。若一向在浮名時譽上措意，豈有是處？（辛酉六月）

作字之道，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體者，一字之結構也！勢者，數字數行之機勢也！（辛酉七月）

大抵作字，及作詩；古文，胸中須有一段奇氣，盤結於中，而達之筆墨者；却須遏抑掩蔽，不令過露，乃為深至。若將絲毫求知見好之心，洗滌淨盡，乃有合處。故曰七均斯無聲，五和常主淡也！（辛酉九月）

因讀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書之道，亦須先有驚心動魄之處，乃能漸入證果。若一向由靈妙處着意，終不免描頭畫角伎倆。（壬戌四月）

作字之道，全以筆陣為主。直以取勢，橫以出力，當少勝矣！（壬戌二月）

讀孫子「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謂節者。無勢則節不緊，無節則勢不長。（壬戌七月）

出筆宜顛腹互用，取勢宜正斜并見。用筆之顛，則取正勢，有破空而下之狀；用筆之腹，則取斜勢，有傲屬踟躕之象。（甲子十二月）

夜寫零字頗多，略有所悟。於昔年『體如鷹……』四句之外，又添四句曰：『點如

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內跌宕，外拙直，鵝轉頸，屋漏痕。」（丙寅三月）

古來詩家，文家，書家，皆有所謂筆陣者。厚蓄於陣之初，而不必究極於陣之終。陣將酣時，又已另作變態矣！（丁卯十月）

作書，思偃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努抽並用，橫法宜勒偃並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後貴有自一勢。

大約書法不外義獻父子。余以師義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歐陽不可遽幾，則先師李北海。師獻不可遽幾，則先師虞永興；師虞不可遽幾，則先師黃山谷。二路并進，必有合處。杜陵言書貴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論，東坡駁之非也！（辛酉四月）

閱皇甫碑，識得歐字意思；知顏柳之硬，褚歐之瘦，學書者，不可不領略也！（己亥五月）

因寫零字，偶有所得，知歐虞用筆，與褚相通之故。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猶詩家之有李杜韓蘇，實不祧之祖也！（丁卯十月）

悟北海上取直勢，下取橫勢，左取直勢，右取橫勢之法。大約直勢本於秦篆，橫勢本於漢隸。直勢盛於右軍，暨東晉諸帖；橫勢盛於三魏諸碑。唐初歐公用直勢，褚公用

橫勢，李公則兼用二勢。（丙寅四月）

孫過庭書譜，稍得王大令之法。（辛酉十月）

余往歲好黃魯直書，深得晉人真意，而逸趣橫生；當更致力。

作書之法，劉石菴善用偃筆，鄭板橋善用蹲筆，王夢樓善用縮筆，惟努筆近人無善
用者；古人惟米元章最擅勝場，吾當於此自極其思耳！（辛酉正月）

董香先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余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
耳！（辛酉二月）

作書之法，古人師歐李劉黃，今人師鄧鄭劉王。（壬戌九月）

作字之法，亦有所謂陽德之美，陰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爲陽德之美者四端：曰
，直；曰，隸；曰，勒；曰，努。爲陰德之美者四端：曰，骫；曰，偃；曰，縮；曰，
遠。兼此八者，庶幾其爲成體之書。在我者以八德自勗，又於古今人中擇八家以爲法：
曰，歐、虞、李、黃、鄧、劉、鄭、王。（壬戌十一月）

作字之道，二者并進，有着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
之文，不着力如淵明之詩。着力則右軍所稱如錐畫沙也！不着力，則右軍所稱如印印泥

也！二者闕一不可，猶文家所謂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矣！（甲子五月）

閱劉石菴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字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筆多師褚顏兩家，用直來橫受之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二者其理本一貫，特逆蹴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難合而爲一耳！（辛酉六月）

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辛酉六月）

夢劉文清公，與之周旋良久，說話甚多，都不記憶。惟記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用純紫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記其店名甚確，醒後亦忘之矣！（戊辰）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閱王箬林謄語，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辛酉二月）

偶思作字之法，可爲師資者，作二語云：『陸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菴，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也！（丁卯）

十一月)

余坐三十以前，作字未能盡心，間架不穩，手腕不穩；四十以後，雖略有長進，而手腕時靈時鈍。鈍時則如古人所謂薑芽凍癡蠅者，可自笑也！（辛酉正月）

日內於作字之道，若有所會；惜精神疲乏，目光眇花，老境日臻，不克竟其所學。古人所以貴及時力學也！（辛酉九月）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為剛健之宗，又當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為成體之書。（辛酉十月）

余老年始略解書法而無一定規矩態度，仍歸於一無所成。今定以間架師歐陽率更，而輔之以李北海丰神；師虞永興而輔之以黃山谷用墨之鬆秀；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川告身，而輔之以趙子昂天冠山諸種，庶乎其為成體之書。（辛酉四月）

用狼毫筆寫寸以外字，足以發據心中邁往之氣，為之神怡。（辛酉）

久未作小楷，下筆輒重而不入。是日筆輕稍能入紙，乃悟輪扁甘苦疾徐之說。（辛酉

六月）

日內作書，常有長進，蓋以每日不間斷之故。（辛酉十一月）

古之書家，字裏行間，別有一種意態，如美人之眉目可畫者也！其精神意態，不可畫者也！意態超人者，古人謂之韻勝。余近年於書略有長進，以後當更於意態上着些體驗工夫。因爲四語，曰：『翫屬鷹視，撥鐙嚼絨，欲落不落，欲行不行。』（癸亥九月）

近來作書，略有長進，但少蕭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風韻耳！（甲子五月）

余作字不專師一家，終無所成。定以後楷書學虞劉李王，取橫勢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書學張歐黃鄒，取直勢以盡睨視之態，利在稍瘦。二者兼營並進，庶有歸於一條鞭之時。（丙寅八月）

日內作字，手甚喫力，擬用「跌欹注卷」四字訣爲之，用力輕勻，或轉可懸久不變。（丙寅十月）

余近習字，非求字佳。老年手指硬拙，有如薑芽，借古帖使運動稍活耳！（丁卯四月）

習字一紙，似有所會。因就前所作詩二句，復增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波難向弩端涵。刷如丹漆輕輕抹，換似龍蛇節節銜。』自此專從側橫刷換致力，不復以他妙雜縈吾慮矣！（丁卯十月）（以上論字）

鑒賞

子愚處觀宋高宗書斷風，字畫雅潔，圖亦工雅絕倫。（癸卯）

黎壽民送手卷，係劉石菴翁覃溪二公，乾隆四十八年在順天園中所寫，各臨蘭亭一本，又書詩跋甚多。余以其物尤可珍貴，璧之。（庚申九月）

李少荃贈以姚惜抱先生所書草字千卷，書蘇公登徑山詩中有缺脫。姚君學懷素書，不甚沉着；特字以人重耳！（辛酉九月）

觀錢子密家藏書畫二種：一爲其太高祖母陳太夫人畫冊，凡十幀：內一幀畫黑犬一幀畫一蝶，未入花叢；時一幀畫一蝦一蟹二小魚，一幀花籃，一幀古柏；一幀梅花仙女；一幀修篁茂林；一幀楊梅，枇杷，二桃；一幀喜雀；一幀蘿蔔，白菜；皆清華名貴，秀絕人寰。每幀有其夫錢綸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乾隆三十一年，其子文端公陳羣進呈御覽。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并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元韻，而汝誠詳跋於後，以誌慶幸。逮乾隆四十七年，文端與侍郎皆歿，而高宗因閱錢遵所畫鳥犬，偶憶陳太夫人原冊，遣人回浙，取至京師，再呈御覽。高宗再題七律一首，長跋一幀，仍歸錢氏。信名蹟奇遇也！其一種爲直廬問寢圖，圖文端公早朝

，先至其母陳太夫人所問安之象，爲王肇基所繪；亦非俗筆。（壬戌十二月）

子偲以所藏董香光等尺牘，王孟津草稿，乞與一觀。諦觀之，非真蹟也！（甲子五月）

錢子密出示其先世錢文端之母夜紡受經圖，高宗及諸名臣題詠甚多；觀玩甚久，信家寶也！（乙丑）（以上書畫）

休甯瞿令福田送右軍帖一本；王夢樓跋斷爲淳化祖本，且定爲唐刻，考核未必確鑿。而神采奕奕，如神龍矯變，不可方物，實爲希世至寶。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見此奇，可爲眼福。瞿令又送趙待制仲穆所畫飛白竹，上有施愚山沈繹堂諸先王題跋，亦可寶也！余以世間尤物，不敢妄取，審玩片刻，仍爾壁還。去年黎令福疇送劉石菴覃溪二公在闈中所書手卷，余亦璧却。此三件，可稱祁門三寶。（辛酉正月）

莊思永帶來法帖多種，中有三希堂帖；又有宋拓皇甫碑，王虛舟跋，非真蹟也！又六觀帖，王夢樓姚姬傳手蹟，賞玩片時。（癸亥）

劉伯山攜其所藏西岳華山廟碑，在世所傳三名本之外。三名本者：一長垣本，宋漫堂成親王等所遞藏，後歸劉燕庭者也！一四明本，全謝山及范氏天一閣所遞藏，後歸阮

文達者也！一華陰本，王山史朱笥河等所逸藏，後歸梁苕林者也！劉氏本，則其父文淇孟瞻於揚州市肆得之，久不見稱於世，亦可寶也！（甲子）

楊海琴信，寄到湖南永州等處金石各種，及彙刻鄧石如篆隸，又集中與頌字爲聯見贈，展玩良久。楊以乙巳翰林出守永州，性耽金石，新升鎮筵道者也！（乙丑正月）

在李小湖處借得宋搨閣帖，觀玩良久。（乙丑二月）

至李小湖處久談，觀其先人春湖先生所藏四寶中之丁道護碑，善法寺碑，又觀明刻本夏承碑。（乙丑五月）

李小湖所藏法帖：一曰，褚書孟法師碑，筆意似虞永興，而結體絕似歐陽率更，與褚公他書不類；一曰，丁道護書啟法寺碑，隋碑而字體有類晚唐，矮方而勻整，聞春湖侍郎以千金購之蘇州陸恭家；一曰，宋搨虞廟堂碑，卽春湖侍郎曾經翻刻者也！一曰，善才寺碑，名爲褚河南書，實魏棲梧書，仿褚法耳！又有晉唐小楷共十一種，其中樂毅論東方贊絕佳。乃悟古人用筆之道，如強弩引滿，蓄而不發。歸途作詩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波旋向弩端涵。」（丁卯五月）

觀李小湖所藏法帖。一，宋搨虞書廟堂碑；一，褚書孟法師碑；一，丁道護書啟法

寺碑，一，魏栖梧書善才寺碑。余於褚書尤愛不忍釋。又觀大帖三卷，亦舊搨也！展玩良久。（丁卯十二月）

至李小湖處，看其所藏法帖，如歐書化度寺碑，褚書孟法師碑，虞書廟堂碑，皆天下之至寶也！又有魏棲梧書善才寺碑，丁道護書啟法寺碑，蔡伯喈書夏承碑，亦皆上品。（戊辰七月）

在李壬叔處見陳香泉法帖。見其草書題畫一首，飛舞變化，賞玩無已。惜余老年學書，不復能誦吾意之所至耳！（戊辰）（以上碑帖）

莫子偲得唐人寫本說文，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篆，自作校勘記，比較孫刻大徐本，郝刻小徐本異同。其佳處不可勝舉，大喜，以爲天下之至寶也！（癸亥三月）

馬徵銘有影宋鈔本集韻；今東南亂後，僅存之本，可貴也！（甲子十月）

至莫子偲處，觀渠近年所得書，收藏頗富。內有汲古閣開化紙初印十七史，天地甚長。又有白紙初印五禮通攷；其硃字，相傳係奏文恭公手校。又有通志堂另刻之禮記釋文。又有明刻千家注杜詩。均善本也。歸後，子偲以杜詩本見餉，嘉靖丙申玉几山人校刻，竟莫知爲何人也！（丁卯四月）

至丁雨生家，吃飯之後，看渠所藏書，其富甲於江蘇之官紳。最精者，有宋刻世經堂韓文，東都事略等書。渠欲以之饋余。余素不奪人之好，因取其次等者，如明刻內經，東雅堂韓文，笠澤叢書三種，攜之以歸。（丁卯）

汪梅村寄新刻皇朝中外一統輿圖，凡三十二冊。首冊序跋，凡例；中卷爲京師北二十度至俄羅斯北海止，南十度至越南國。大致以康熙乾隆兩朝內府圖，及近人李兆洛圖爲藍本，而增小地名頗多；亦鉅製也！（甲子二月）

與劉開生同觀蘇松常鎮太五府州新圖。東西十九號，每號十格；南北十四排，每排十格；每格見方二里半。中國自有地圖以來，以此爲最精矣！（戊辰九月）（以上圖籍）

苗仙露，河間人，精六書諧聲之學。觀所藏君子館磚開元瓦詩冊，屬予題詩。

（壬寅）

雷藩郵以誠送一硯，云係韓襄毅雍之硯，刻一瓶形。襄毅目題曰：『韓瓶硯。』後歸王文成公，題硯背數十字。至本朝乾隆中，歸阿文成公，王蘭泉侍郎昶題硯匣百餘字。咸豐中，孔宥涵繼鑠以贈雷侍郎。今雷又以詒我也！（甲子十一月）（以上古器）

頤養

精神委頓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蓋以稟賦不厚，而又百憂摧撼。歷年鬱抑，不無闕損。此後每日須靜坐一次，庶幾等一溉於湯世也！（己未五月）

夜洗澡。近製一大盆，盛水極多，洗澡後致爲暢適。東坡詩所謂「淤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頗領略得一二。（己未四月）

石芸齋言：「養目之法：早起洗面後，以水泡目。目屬肝，以水養之，以凝熱之，氣祛散寒。翳久必有效，」云云。而後漢書方術傳云：「愛嗇精神，不極視大。」二語亦養目之法。（己未四月）

放翁每以美睡爲樂。蓋必心無愧怍，而後睡夢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庚申四月）

放翁胸次廣大，蓋與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同其曠逸。其於滅虜之意，養生之道，千言萬語，造次不離，真可謂有道之士。借余備員兵間，不獲於閒靜中，探討道義。夜睡頗成寐，當思玩索陸詩，少得裨補乎！（辛酉正月）

務觀言：「養生之道，以目光爲驗。」又言：「忿慾二字，聖賢亦有之；特能少忍

須臾，便不傷生。』可謂名言至論。（辛酉正月）

養生家之法，莫大於「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字（辛酉正月）

梁茵林中丞歸田瑣記言：『養生之道，不特食宜少，眠亦宜少。』可謂名言。（辛酉

正月）

余少時每遇困乏，即夢魘。道光十二年間，先大夫數數呼喚不醒，每以為憂。今三十年矣！而此病如昔，精神亦似未甚衰減者。（辛酉二月）

癢痒異常，手不停爬。左腿已爬搔糜爛，皮熱作疹；夜用水晶界尺熨貼，取其寒而潤也！（辛酉六月）

養生之道，當於眠食二字，悉心體驗。食即平日飯菜，但食之甘美，即勝於珍藥也！眠亦不在多寢，但實得神凝夢甜，即片刻亦足攝生矣！（辛酉十一月）

養生之道，莫大於眠食。眠不必甘寢鼾睡而後為佳；但能淡然無欲，曠然無累，閉目存神，雖不成寐，亦尚足以養生。余多年不獲美睡，當於此加之意而已！（壬戌

正月）

日來癢痒異常，徧身若有芒刺者然，數夜不能成寐；本日尤不耐煩，因服歸脾湯一

帖。睡後竟能酣睡，至五更方醒，近數月所未嘗有也！（壬戌正月）

累年不能成寐之病，今春忽得痊愈；連宵多得美睡，殊不可解。豈俗所謂時好，運好，百病除耶？抑憂動變爲逸豫，清明變爲昏溺，爲衰耗之徵耶？（壬戌二月）

余自三十時，卽不能多說話；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神尤困倦。今已三十餘年，故態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體之強弱，千態萬變，未可以一專之偶強，而遽信爲壽徵；一事之偶弱，而遽信爲敗徵也！（壬戌九月）

余少時讀書，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上燈之前，小睡片刻，夜則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後於竹床小睡，燈後治事，果覺清爽。余於起居飲食，按時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爲，庶冀不墜家風。（癸亥四月）

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圍棋太多，讀書太久，目光昏澀，精神困之愈困也！嗣後當戒圍棋；卽看書亦宜少減。每日靜坐時許，以資調攝。（癸亥）

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果有效驗，可停一二刻不咳。靜坐良久，間以偃臥，直至燈時，覺咳痰微減矣！（丁卯九月）

近來因眼蒙，常有昏曠氣象，計非靜坐，別無治法，作一聯以自警云：『一心履薄臨深，畏天之鑒，畏神之格；兩眼沐日浴月，由靜而明，由敬而強。』（庚午三月）

日內因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鬱鬱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之，以資餘年。（庚午二月）

閱范文正集，尺牘，年譜中有云：『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云云。乃勸其中舍三哥之書。余近日多憂，多慮，正宜讀此一段。（庚午四月）

日內寸心憂灼，迄無寬舒之時，以是病愈難減。總由少壯不努力，老大悔憾甚多，致心境愁悶異常耳！（庚午四月）

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以目光內視丹田，因舉四語要訣曰：『但疑空心，不疑住心；但滅動心，不滅照心。』又稱二語曰：『未死先學死，有生即殺生。』有生，謂妄秘生；殺生，謂立子鏟除也！又謂此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法

亦相通。(庚午五月)

閱福壽金鑑。午正數息靜坐，仿東坡養生頌之法。而心粗氣浮，不特不能攝心，並使身不少動搖而不能。酉刻服藥後，行小週天法，靜坐半時許。(庚午五月)

丁雨生力勸余不看書，不寫字，不多閱公牘，以保將盲之左目。其言懇惻深至，余將遵而行之。(庚午五月)

許仙屏送有瑪瑙，中空積水者，與空青相類。紀澤命匠以金剛鑽鑽之，取水點於余右目中，閉目少傾，傍夕小睡。(庚午十二月)

吳竹如爲余診脈。渠謂余病在心肝，虛火上炎，宜靜坐以養之，非藥所能爲力。(庚午十二月)

聞翰仙言，何鏡海得靜坐之法，於熊槃隱賀幼勸學之，目已瞽而復明，余亦思一試也！(庚午十二月)

楊芋庵寄信，言治目方，每早黎明未起時，以兩手掌之根擦極熱，加以舌尖之津，閉目擦八十一下，久則有效。日內試爲之，而初睡時擦一次，黎明又擦一次，不知果有益否？(辛未二月)

近來每日圍棋二局，耗損心力。日中動念之時，夜間初醒之時，皆縈繞於楸枰黑白之上。心血因而愈虧，目光因而愈蒙。欲病體之漸痊，非戒棋不爲功。（辛未四月）

有一守備馬昌明善於道家內功，云「能爲余治目疾，與余對坐，渠自運氣能移於吾身五臟」云云，因與對坐三刻許。（辛未八月）

竹如處坐甚久，燈後歸，脚腫愈甚。常服之鞵已不能入，肥而復硬，且似已腫過膝上者。大約作文及看生書，俱嫌用心大過，有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至於此。以後當不作文，不看生書。（辛未八月）

養生之道，視息食四字最爲要緊。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謂藏息於丹田氣也！垂簾，謂半視不全開，不苦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不滯也！謹此四字，雖無醫藥丹訣，而足以卻病矣！（辛未八月）

日內眼蒙益甚，或謂調息養神，尙可補救，因試爲之。捧土而塞孟津，深恐其無當也！（辛未十一月）

品藻

何子貞來談詩文，甚知要，得藝通於道之旨。子貞能自樹立者也！（壬寅十一月）

樹堂至情動人，惜不得使舍弟見之與感，又惜不得使霞仙見之也！說到家庭，誠有味乎言之。（癸卯正月）

看子貞所批圈古文及史記，信乎其能自立者。揚子雲云：『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過人也，不遠矣！』自念如此悠悠，何以自立者？子貞者，名不苟立，可敬也！（癸卯

二月）

竹如兄與人交，雖人極濃厚，渠常冷淡，使人穆然，與之俱深，真是可敬。（癸卯

二月）

何子貞來，談及渠在國史館，每去手鈔書十頁，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繫者，約五千字；聞之服其敏而好學。予前冬入史館，而絕不供職，對之愧殺。（癸卯二月）

羅椒生來久談，有志之士，闡然日章，不勝欽服。（癸卯二月）

朱廉甫得福建道御史；有志獻納，得居言路，可喜也！讀廉甫詩數首，知其用力已深；其心血亦足，可以力戰不衰，予所不及。（癸卯四月）

吳子序言：『聖言保國保天下，老氏言取國取天下；吾道只自守，老氏有殺機，』云云，其義甚精；好學深思，子序不愧。（癸卯四月）

接讀仙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到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遽臻此，對之慙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見故人耶！（癸卯六月）

劉蔭渠自新城來見；六年不旦，一面即深相愛重。喜其與三十年在京相見無異，仍是樸訥書生氣象，未染軍營氣習，亦無官場氣習也！（戊午七月）

孫芝房信，寄近作古文一本，夜閱論治六首，通達事理，文亦勁快；傑作也！（戊午七月）

汪梅村，名士鐸，績學士也！江甯人，庚子舉人，出胡中丞門下。江甯城破，陷賊中，年餘後逃出，至績溪山中。去年胡中丞請之來鄂署，修讀史兵略一書。其學精於輿地，曾補畫水經注圖；又精於小學，又曾作南北史補注。其師友爲胡竹莊培輩，胡雲莊承琪，陳碩甫煥，徐星伯松，張石舟穆之屬。又言胡墨莊六種，胡竹莊儀禮，及焦理堂羣經宣室圖等書，最好。（邑未八月）

馬徵麟業師陳雲樓，乙未進士，曾任甘肅知縣，著有周易廓，及詩集，古文。馬讀

書頗有淵源，曾著三立明辨；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各纂集諸書，自為條例

。又有馬壽華，號小坡；馬復震，號星平，皆桐城人，在此投効；志趣亦不卑。（庚申

正月）

鄧守之頗通小學；蓋其父完白先生與李申耆先生，皆當代名宿，濡染較深也。（庚申

三月）

與季高次青鬯談；夜又與季高久談。季高言：『凡人須從喫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即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為子孫之累。』云云。多見道之語。（庚申

四月）

羅澹村中丞，以乙未進士，歷官直隸湖北浙江等省，凡二十五年，家無一錢；舊屋數椽，極為狹陋。聞前後僅寄銀三百兩到家；夫人終身未著皮襖。真當世第一清官，可敬也！（庚申四月）

胡中丞熟商江南軍事；又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斷無中立之理。二人皆許為知言。（庚申四月）

聞張甫頗習夷務，所言亦曉鬯事理。（辛酉十月）

賀宏勳帶瀏陽精於古樂者邱慶籥等六人來。邱係毅士先生之子；六人者 皆承毅士之教，講求古樂。帶來樂器，琴一，瑟一，鳳簫一，洞簫一，匏一，塤一，篪一，笙一。因令奏樂，以鼓節之。音節清雅，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古昔聖王脩己治人之術，其精者全存乎樂；而後世之獨闕者，乃首在樂。余因古人治兵之道，作詩之法，皆與音樂相通，而懵然不知，深以為恥。思訪尋毅士先生之徒黨，相與講求一二，故招集六人者自瀏陽來皖。兒子紀澤粗曉音律，明年當令來營，究心茲事。（辛酉十一月）

錢子密送其尊甫錢警石先生泰吉文稿。泰吉為香樹先生之曾孫；衍石先生之弟；為海甯教官二十七年，又在海甯為山長九年，現避亂寓江西新建鄉間。生平最喜校書；所校各本題識，名曰：『曝書雜記。』（壬戌四月）

嚴渭春中丞信中，抄寄渠與司道論湖北軍務一函。地勢之熟，詞氣之謙，均不可及。（癸亥四月）

李少荃殺蘇州降士八人，殊為眼明手辣。（癸亥）

李善蘭壬叔楊峴見山來坐，攜陳碩甫先生奩片一紙，知已由賊中逃到滬，言將來皖，年八十二歲，段茂堂之弟子；東南之精於經學，小學，巋然僅存矣！（癸亥五月）

李壬叔帶來二人，一張斯桂，浙江蕭山人，工於製造洋器之法；一張文虎，江蘇南

匯人，精於算法，兼通經學，小學。爲阮文達公所器賞。（癸亥五月）
柳賓叔，名與恩，丹徒壬辰舉人，七十六歲，精於穀梁之學，曾在阮文達家，課讀
十餘年；學術頗有家法也！（戊辰十月）

單地山於席間盛稱余所作江忠烈神道碑，背誦如流。老輩好善，不可及也！（己巳
正月）

馮樹堂來久談。三十年前老友，自祁門一別，至是忽十餘年矣！暢敘一切。渠絕無
老態，在山中善於調養也！（辛未三月）

閱霞仙近年所作詩文，淵懿暢達，較昔年已大進。（辛未九月）（以上企發）

邵蕙西示以方世兄所作論；年方十五而才華如此。黃子壽來示以所作選將論，真奇
才也！吳翔岡言，識見高明者，特患踐履不真實。高明則崇，效天 平實則卑，法地。
因進之以腳踏實地，事事就平實上用功。（戊午十二月）

次青又作懷人詩十六首，再用何廉舫原韻；綿麗遒勁，才人之筆。（己未二月）

觀鄧彌 吳竹莊和詩 竹莊詩牢騷，噴薄而出，不忍卒讀，蓋其中鬱抑深

二月)

接何廉舫信，寫作俱佳；依戀之意，溢於言表。才士不遇，讀之慨然！（己未

三月）

張廉卿近日好學不倦，作古文亦極精進。余門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臨別依依，余亦篤愛不忍舍去。求爲其祖作墓志，近日當應之也！（己未九月）

陳大力來，與之言：襟懷貴宏大；世俗之功名得失，須看得略平淡些。（庚申三月）

趙惠甫上條陳一篇，識解闊遠，文辭通雅；逸才也！（辛酉八月）

劉仲良庶常秉璋，廬江人，李少荃之門生，氣象崢嶸，志意沈著，美才也。（辛酉

十月）

嚴仙舫信來，薦其內姪向師棣，果令器也！（壬戌）

郭雨三之胞弟用中，與其子階自東台來，談最久。階字慕徐，其業師爲揚州劉孟瞻

文淇之子；經學已有師法矣！（壬戌八月）

閱嚴秋農先器識而後文藝論。嚴係仙舫迪政之子，樂園廉訪之孫。年十八，中咸豐

丁巳舉人。今僅二十三歲，而史事爛熟，識見遠大，洵吾鄉英俊也！（壬戌八月）

與許仙屏談氣節文章，二者缺一不可。囑其勉於此，以與鄉人相切磋。（癸亥十月）
 歎人汪宗沂者，王子懷之壻，呈所作禮樂一貫錄；雖學識尙淺，而頗有心得。（甲子二月）

孫文川賈鍾麟，皆紳士之有才者也！（乙丑正月）

薛曉帆之子薛福辰所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乙丑正月）

載醇士之長子有恆，季子穗孫來見，尙能世其家學。穗新得優貢，器宇軒昂，可喜也！（戊辰正月）

蒙陰管縣令福曜，河南駐防，係倭良峯相國之胞姪，福新伯觀察咸之堂弟，字煥卿，雅飭有循吏風。（戊辰）

石琢堂之曾孫，名師鑄，字似梅者，自湖南來。筠仙書薦之，盛稱其才；果俊才也！（辛未十二月）

雷州舉人陳喬森，談甚久。陳號逸山，許仙屏有書，極贊其文行不羣也！（五月）
 上獎勵

監印委員莫祥芝患病入城醫治，求一見。語言時明時昧，頗連可憫！（戊午）

黎宗銘，零陵人，向在王璞山營；聰明警敏，字仿左季高，體絕肖；志趣高亢。方鶚漸進於誠實，遽以疾歿，殊爲可惜！（戊午七月）

成章鑑在吳城病故，不勝悲悼！成以武弁而知忠義愛民，謀勇兼優；方冀其繼塔楊而起，不意其遽逝也！（戊午十月）

夢江岷樵，如平生歡。多年未一入夢，茲忽夢之，不勝傷感！但不知溫甫弟果尙生存否？溫與岷亦至交也！（戊午十一月）

接孫芝房信，告病勢垂危，託以身後之事；並請作其父墓志，及刻所著詩十卷，河防紀略四卷，散文六卷。又請邵位西作墓志，亦自爲手書別之，託余轉寄。又接意誠信，告芝房死矣！芝房於去歲六月，面求作其父墓志，余已許之；十一月，又寄作古文一本，求余作序。余因循未及卽爲，而芝房遽歸道山；負此良友，疚憾何極！芝房十三歲入縣學，十六歲登鄉舉，二十六歲入翰林。少有神童之目，好學勵品，同輩所欽；近歲家運極蹇。其胞弟鰲洲主事，叔孚孝廉相繼下世；又喪其長子，次子；又丁母憂；又喪其妻；又喪其妾，皆在此十年之內。憂能傷人，遂以隕生。如此美才，天不假之以年，俾成大器，可悲！可憫！因憶道光二十八年劉棻雲將死之時，亦先爲一書寄京以告別，

請余爲作墓志。凡內傷病，神氣清明不亂，使生者愈難爲情耳！（己未三月）

子序寄其姪昌籌之文，因閱一過，識見卓越，有子序之風，惜其早死也！（戊午十二月）

袁漱六有志讀書，期至於古之作者，而竟百不能償其一二，良可深痛。今年六月，郭雨三親家陣亡，茲又聞漱六之喪。中年哀樂，觸緒生感，古人所云：「旣悲逝者，行自念也！」（己未十月）

胡宮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哀痛不已！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甯復有似斯人者哉？（辛酉九月）

羅伯宜來談極久，深歎黎壽民之敦厚早逝爲可惜！（壬戌）

周弢甫在滬淪逝。老年一膺薦牘，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壬戌八月）

趙景賢竹生以一在籍紳士，苦守孤城，四面援絕，至半年之久。城陷身殉，良可痛憫！擬爲一疏，歷敘其賢行勛績，而自請不能赴援之咎。（壬戌）

聞姚秋浦之喪，深以爲憂。姚自去年五月署皖南道，至今年餘，無日不在艱危困苦

之中。茲以疫病，四日不起，可勝悲惋！

鄧守之子解，字作卿，於本日寅正在公館內去世；完白先生之孫也！余派人料理殮殯，未刻昇出。其父曾諄託教訓培植，余以公私繁冗，久未一省視，不知其一病不起，有負重託，殊爲歉仄！（癸亥五月）

至楊樸菴處看病，觀其安閒淡定，視死如歸，不愧學道君子之自然。病則十分沉重，無可挽回矣！（癸亥六月）

袁午橋臨終有遺函寄余，中云：『勿以苗逆爲易翦，勿以長淮爲易收。』讀之悚動哀感。（癸亥七月）

李希菴於十月廿八日子刻棄世。苦戰多年，家無長物；忠藎廉介，可敬可傷！旋又聞錢警石先生仙逝；老成凋謝，彌深悵惘！（癸亥十二月）

范雲吉於十二日戌刻棄世。仁厚正派，而有識見。方意其大有爲於時，而止於此，良可痛也！（癸亥十二月）

聞張鍊渠沒於安慶，爲之怛然不釋！蓋鍊渠於微休鬧餉時，百計維持，大受毆辱。而余查辦之札，復過於嚴厲也！（乙丑八月）

至塔軍門家，直延入上房，具酒相待。其母八十歲，相對涕泣；其三弟威豐四年已死；其次弟本年八月十三日亦死；其兩弟婦寡居，并出拜見。三弟皆無子，僅塔軍門一女；次弟阿陵布四女。親房無可承繼之人，實爲可慘！其嫁其女，并出拜見，泣求提掖其堵等。（戊辰十二月）（以上感傷）

游覽

白溝河上游爲巨馬河。巨馬河出廣昌縣，至涑水分爲二支。北支經涿州北關外，繞而東合琉璃河，統名曰白溝河；宋遼分界在此，故曰界河。此河自二月至十月，皆可坐船。風帆蘆葦，似江南風景；惟橋多而矮，轎在船上，則不能多過其下。十一二月冰凍，亦無船也！此河至雄縣之南，匯爲西淀，下游至天津入海。

十二連橋，卽西沱也！宋何承矩爲滄州節度使，請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百七十里，築堤瀦水爲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軼。於是雄奠 霸州 平戎 破魯 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田，獲漁稻之利。而水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此東淀 西淀之所由起也！

河間府，古瀛洲也！

獻縣之北，過一河，上有橋甚高，下有船，風帆往來，蓋子牙河也！滹沱河發源山西，由廣平北流至天津入海，自與滏陽河合流後，卽謂之子牙河。

自交河 埽城 景州至劉智廟一帶，皆傍運河之西岸行。至明日，德州 渡河，則過東岸矣！向來此數百里間，地窪積水，夏潦甚盛，故使江西者，甚爲難行。景州南北，常須

坐船，沂運河而至德門。今年此間夏雨無多，故昨二十九，初一，及今三日，皆路乾好走，甚難得也！然聞黃水由微山湖全灌入運，頂託北流，故運河水極旺，而衛漳之來源亦旺。景州之南北岸，已決口矣！四女寺有一滾水壩，運河水太盛，則開閘放出，下游由直隸之甯津慶雲一帶入海。土人稱鹽河亦稱老黃河。若秋冬春，則無水矣！

魏家灣有一滾水壩，水多則開閘放出，下游由樂陵海豐一帶入海。李氏地圖謂爲馬頰河；蓋附會九河古名而稱之。土人謂爲趙王河；蓋運河之西岸，本有趙王河，入於運，故指此爲趙王河之下游也！

東昌府城東有一龍灣滾水壩，運河水多則開閘放出，下游由禹城惠民一帶入海。李氏地圖謂之徒駭河。余問之土人，仍稱曰：『趙王河。』此河與昨日之馬頰河水勢皆小，莽運河滾壩，皆在未會衛河以前；四女寺滾壩，則在既會衛河以後也！

大清河，河廣約三十丈，水深而濁；但不似黃河之湍悍耳！大清河，本濟水也！出王屋濟源縣，絕黃河出，而溢爲滎；東北會汶而入於海。古之濟水如此。自濟水絕流已久，而凡東平州以下，經東阿平陰歷城濟陽等處，至利津入海者，概謂之大河。其源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折而東北，汶水爲戴村壩所遏之餘水來會

。又折而北，運河夏漲，張秋鎮減壩之水來會。自是浩浩一巨川矣！昔之清河，濟爲主而汶附之；今之清河，汶爲主而柳溝諸泉附之，運河減壩又附之也！又爲鹽船所經歷，故亦謂之鹽河。

自別京外西山後，幾十日不見山，至舊縣始見。四圍皆山，蓋泰山支麓也！

東平州北關外渡河，廣約三十丈，蓋大清河自汶水來，雖爲戴村壩所遏，全汶入運，而其溢出之水，漫壩而下者，卽經東平州之北門外；蓋昨日所渡大清河之上游也！李氏地圖，以州城在此河之外，誤也！州城內外多積水，南門外一橋下，積漲頗深；橋南尤泥濘難行。今年尙好，往年雨多，環城皆水，竟不可行，須繞道行十五六里也！州城甚大，周四十里。漢爲東平國，取禹貢東原底平之義。劉宋後，魏曰東平郡，隋曰鄆州；唐元和中，置天平軍節度；宋政和，初升爲東平府；元曰東平路，明曰東平州；初隸濟甯府，後改隸兗州府。國朝隸泰安府，實四戰之地也！

元韓仲暉初於安山開會通河，今僅有一安山閘而已。

汶水本自大清河入海，自明宋尙書禮，築戴村壩，遏全汶入運：三分北流，七分南流，而汶水遂爲運河之源矣！此渡處地名草橋，去南旺湖分水處，尙五十里。過渡後，

又十里至汶上縣，過高橋。行僅一里許，卽坐船泛小河。問之土人云：『名泉河。』由泰山來；夏月大雨，則溪漲流出，下注運河；冬則無水矣！

泗水橋長約五十丈；泗水出陪尾山，下游分二支：南支入獨山湖；北支過兗州府，會洸河，過濟甯州入運，此橋北支也！

白馬河源出大龍山，西流會於汶，入運河。

出兗州府城，卽望見東南有一山，高秀迥出，蓋鄒縣之嶧山也！在縣內二十五里，秦始皇刻石於此，晉郗鑒避寇於此。自嶧山之北，衆山綿亘數十里；嶧山之南，綿亘百餘里。昨日，今日，大道之中，皆山相送也！蓋皆泰山之支麓，嶧爲主峯。余問之土人，有曰，連青山者；有曰，高山者；有曰，龍山者，其名不一。昨日所過之泗水白馬河，今日所過之南沙河北沙河，及鄒縣之南小溪數處，皆發源山下，西北流入於運河，或入於泗水，入於南旺昭陽微山等湖。孔孟桑梓，山川雄秀絕倫也！

南沙河廣與北沙河等，水深尺餘，古之漕水也！出連青山入薛河。又行二十五里，至官橋鎮，相傳卽孟嘗君封薛之故邑。鎮南關外有一水，自東南來，西北入運河。又行十餘里，有一水甚大；土人云：『名十字河，』亦自東南來，西北入運河。

連日皆行運河東隄之外。黃河豐北缺口未塞，水淹豐沛魚臺金鄉嘉祥鉅野一帶，皆在運河西隄之外鄒縣滕縣。途中間遇饑民，攜老抱幼，北去乞食；又牽耕牛數十頭，一路求售，僅五六千錢一頭，蓋折本不啻三四倍矣！

至韓莊，沿途見道西湖水浩淼，風帆往來。蓋微山湖本在運河之西，近被黃水冲溢，湖水漫過運河之東也。韓莊向有店二三千家，運河貫於街中，微山湖在西隄諸店之後，近爲黃水所淹，房屋無一存者，皆結稽爲廬栖止。河千頭盡爲湖所吞，僅餘兩線單隄，中走一河，其溜極急。自此下游無隄以束之，運河寬五六十里矣！余騎馬行泥淖中，繞道數里，至此渡運河；又二里許，渡新河。新河者，上游亦受微山湖之水，下游仍入運也！

微山湖之下游，向係民田；因全黃入湖大溜，頂託北行，餘水則散漫四溢。此其漫而南流下游入運者也！在船上行十五里，所過民田村莊房屋，堅固者尙峙水中未倒。船至荆山橋之南岸一村莊前上岸。荆山橋者，其河甚寬，上游受微山湖之水，下游入運。今汪洋一片，則此河軌道不復見矣！但見長橋露於水面，其長約二里許。北岸一小山，南岸一石牌坊而已！上岸後坐轎行十八里，至黃河北岸，渡一新河，係官爲新開者，蓋

欲引微山湖之水，洩入黃河以殺湖漲也！僅二丈寬，與黃河僅隔一隄。新河用船渡，而黃河則坐轎行過，無勺水矣！河堤之下，卽至徐州府。

在堤上見徐州北門內，有東坡之黃樓；南門外有雲龍山，山上有放鶴亭；東南隅有戲馬臺，皆歷歷在望。

符離集，古符離縣城也！睢河在集中；上有橋，下有船往來。睢水有三源：出江蘇碭山縣者，爲睢河；出河南虞城縣者，北一支爲洪溝河，南一支爲巴渠河，至蕭縣與睢水合，下游入洪澤湖。

至宿州城北關外，隔水用船行三里許。據方輿紀要，汴水經州城北；今汴水竟無蹟矣！李氏圖亦不載也！州牧郭世亨來見，據稱此水係北股河。南股河上游，係黃河南岸之減壩，所謂天然閘者是也！往年皆盛漲，今年黃河北決，無減壩，南流到此。因雨水太大，合州成災，故環城皆水云。

滄河出河南歸德府，有二源：一曰，南沙河；一曰，北沙河；下游至五河縣，與淮水會。又行三十里，至新橋，渡解河；河面甚寬。解河來源不遠，上游僅二四十里，下游僅二三十里，卽入滄河也！方輿紀要無此河，李氏圖有之。冬夏皆有船；從前有橋，

今塌矣！

洪澤湖以黃河南岸減壩數十年所放之水，積淤漸高。又加廿二三年中牟祥符缺口，水皆入洪澤湖。廿九年開吳城六堡，游湖尤甚，不能容水，故數年來宿州靈璧鳳陽一帶，水無所歸，遂成澤國。此泛舟所行之水，皆村莊民田也！行二十餘里，卽入淮河。沿河而下，又行二十餘里，凡五十五里，至臨淮關。

梁縣城市鎮甚大，且繁盛。按漢慎縣本屬汝南郡，劉宋僑置汝陰郡於此，因以此爲慎縣。東魏置平梁郡，陳曰，梁郡，隋唐皆曰，慎縣；宋紹興間避諱，改曰梁縣，從故郡名也！元仍宋舊，明初省入合肥縣，今爲梁鄉縣。

廬州府城，東門名威武門，南門名德勝門。東門外過一橋，橋下河內有船，卽肥水也！上游來源不遠，卽在合肥境內；下游匯爲巢湖，土人名爲交湖，音之誤也！湖去府城四十里，由湖流出爲黃落河，入大江也！三十七里至派河，上有橋，下有船。問之土人，此名上派河；尚有中派河下派河：三河皆通巢湖也！

桃城店街外有一河，以船搭浮橋，河中船頗多。問之土人云，名桃城河。上游出西北一帶山下，下游入巢湖也！

距舒城七里，有一河頗深，名七里河。過船後，又行二十里，復有一河。無船，幸水小，有橋易過；聞山水盛漲時，極難過也！此二河下游皆出巢湖，入大江。其地有市鎮，即名南港。至此望諸山，四圍如畫。西一高峯，名春秋山；南一高峯，名鹿起山。又十里至梅心驛，公館面山，後有舫齋極雅，諸尹鈕西農所造也！

自入安徽廬鳳以來，不見高山，今日始行山中。小關本名北峽，巡檢駐紮於此；大關本名南峽，即古硤石山也！三國時，孫權攻皖，張遼自合肥馳救，聞城已破，至硤石築壘戍守。後曹休攻皖，陳遜朱桓等拒之，追至硤石，即此地也！此二關爲南北要隘。自此以北，猶有北方風景；自此以南，則純南方氣象也！自此以北，水皆北流，由洪湖入大江；自此以南，水皆南流，由縱陽河入大江。

呂亭驛，即宋元嘉間立呂亭，左縣，即此地也！

桐城縣中有一河，縣城在河南。出公館後，過河橋，經城下行；行四十五里，至陶冲驛。自昨日入桐城境後，山水即極蒼翠明秀，爲出京以來所未見。今早新雨，千巖競秀，萬壑滴翠，尤步步可愛。陶冲驛換馬後，行二十里，過一沙河，編竹爲籬，置橋其上。河廣約四十丈，若山水暴漲，則難過也！此已入潛山縣界矣！後又過小河三次，不

用竹簾。分水上游，皆發諸山之麓，下游皆合於縱陽河入大江也！

由潛山縣行里餘，過一河，有竹簾；又二里，過一河，亦用竹簾，馬皆浮水而過；又五里，過河，馬亦用船，轎用簾。自城內起，凡四十里，至小池驛。

潛山縣，山甚高，山中泉水及雨水下游，皆由石牌河入大江。每山水盛漲時，則橫潰壞田爲患。河本多於桐城，而隄防不如桐城之堅實。故桐城得水溉田，受水之利，而潛山則但受水之害也！潛山出篾席，精而賤，是日買一牀。縣城以北山，與桐城相等；以南則草木不茂矣！（以上壬子）

弋陽縣之派，自靈山來。靈山在上饒境，在弋陽之東北；六峯聳峙，形如筆架，與廬山之五老峯略同。縣之對河南岸有龜峯山，形如龜，去縣南稍西，約三十里。南臨上饒，北繞弋溪。弋溪發源於靈山，西流至縣之西門，注入上饒江。縣北門外有橋，去城不半里，橋南有小山，可紮營；城外有山，可紮營；西門外有小平坡，可紮營，皆守城者所宜占也！西門外過弋溪河五里許，有黃土岡，可紮營。攻城者所宜占也！東門外有詹家山最高；羣山頗多，皆可紮營，守者攻者皆宜占也！咸豐元年，羅李紮西門外之黃土岡，余今紮詹家山之側。

自荷苞塘過半里許，小憩於野，策馬登一山，名曰響石巖。其北爲峭壁，南略斜上爲半頂，在龜峯之東。登此山，卽見龜山之背。對面東南一山，亦壁立，高平如臺形，與龜峯略同，又行二十里，至雙港住宿。雙港係一大壑，余紮營之處，名曰五鼓嶺，坐西向東。後曰虎形山，月輪山；對面山巖。山右脇有一水，從義嶺來，右東南角有一水，從陳坊吳坊來，會於雙港，東北流至於黃沙港，入弋陽江。

余率師由建昌入閩，自港口行四十里至塘陂灣紮營，營盤坐西向東北。遙望東南外山，爲天華山最高，西南雲臺山，東隅爲降兵峯，北至貴溪五十里，東至光澤縣一百八十里，南至耳口寨四十里，西南至上清宮五十里。

上清宮內有樞星門，下馬亭，有正殿，有雍正九年御碑亭，極雄偉，皆爲賊所毀，神像狼藉。宮門外有趙子昂玄教碑，尙完好。旁有雍正年一碑，上無碑亭，剝落盡矣！

上桂洲，卽前明夏貴溪相國故宅。有水發源於瀘溪，自西而東流，至安仁之上，合入廣信大河也！下游西北隅爲龍虎山，卽張真人修煉之所。上游東北隅爲象山，卽陸子講學之所。正東爲藐姑峯，卽饒頭嶺；正南爲出雲峯；正西爲華西山。東北至塘陂灣五

十里，北至貴溪縣七十里，西北分三路，至鷹潭四十里，至安仁九十里，至鄧家埠七十里。西南至金谿七十里，東南至耳口寨四十里。

西華山之東一大壑，卽上清宮曠野也！西華山之西一壑，較上清宮之野略小。去西華山半里許爲獅山，葬前明一天師；墳有石人石馬。獅山之北，接冲天山，俯臨江水，卽上清宮之水口鶴泉源也！其東南爲雲林山，雄秀聳特，撫建之巨鎮也！東北卽龍虎山，西北爲仙鶴峯，南爲白馬峯。東至孔坊十五里，西至青田橋二十里，北至魚塘三十里。

金谿膏腴之區，逝彼賊蹂躪，殘破不堪；城中僅有一二民房未毀，餘皆頽垣破瓦，目不忍觀。城北爲鷓鴣嶺，南爲鶴梅峯，山牌嶺諸山；南路左至瀘溪百里，右至建昌府百一十里，西南至撫州府百里。

金谿王家嶺，南有仙人嶺，東有大猛山，西北有羅家山，東北有韓鑿嶺。

與意城仙屏皆同遊麻姑山，進城北門，出南門，約十三四里入山。山高四里許，中有半山亭。過亭後，有試劍石，有雙瀑泉，烏龜潭，水月潭，伏獅潭。又上爲金龍，爲龍門橋，水簾洞，與廬山之栖賢三峽橋最相似。橋內有神功泉，極清冽；又進爲一大

壑。北爲仙都觀；觀外爲仙橋，觀內有壁蓮池。壁上嵌魯公書麻姑壇記，中龕麻姑神像，今燬矣。廟後爲螺螄巖。巖後爲大松祠，側爲十賢堂；堂後爲慈惠庵。仙都觀之上，有碧濤庵；庵內有大士閣。飯後又遊丹霞洞。在仙都觀之西南約八里許，小溪側有大石，中窪。相傳窪內，舊爲入洞之門，今爲砂石所閉塞。其上爲行人徑路，頓足徭然有聲；士人謂其下空洞，故履之成聲。然山色粗獷，絕無靈異之象，縱有小巖深洞，必非佳境，不足以宅仙靈矣！申刻歸，仍至龍門橋小憩。麻姑山之勝，以此爲第一；昔人傳會，不足珍也！

出建昌府城西約二十里，有麻嶺，巨石峭壁，聳立千尋。有水繞於峭壁之北，約小半里許流出，是爲麻源洞口。入麻嶺內，兩岸皆石壁，中夾一溪，清流激湍。東岸摩崖，有雲間二大字。西岸摩崖，字甚多，不可辨識。谷口有店，約二十餘家。出谷口二百步許，有五谷山，羅星極圓，儼護水口。又百步許，有平坡，士人名曰會和坡。五谷山與此坡似斷似連。坡之西一谷，坡之東二谷。每谷各有一溪，溪源約各十五里許。東二溪匯於石橋；三溪匯於谷口店鋪前，是之謂麻源。三谷東岸山皆石壁，西岸皆土。東岸山最高者，爲雲谷峯，下有平岡，卽羣子岡。

建昌府城，守之甚易，攻之頗難。東面及東南隅，貼近盱江大河；東門外卽太平橋，橋東有洲。洲南有從姑山，洲星爲新河，與盱江相會處；洲尾曰楊林渡。兩河相隔約一里有奇，中有小港，穿通兩河。港有橋曰平江橋。由楊林渡東岸循河而下，約三里餘，爲寶塔山，山下爲萬年橋。欲圍建昌城者，東岸自從姑山起至洲尾止，可紮三四千人，須於上下楊林渡縮搭浮橋，以通岸北頭。河沿不便紮營，宜紮於石仙峯，及望馬岡等處。西面宜紮師公山，王家山等處；西北隅之鳳凰山側亦可。迺選連紮數營，此圍城之說也！若攻城，三面皆石山，不能挖地道，亦不能起土山，難爲力矣！爲守城之計者，則宜占住太平橋，占住中洲，通東路之接濟，庶不至於圍困。（以上戊午）

雪琴所修湖口昭忠祠，中廳各營官哨官神主在焉！後廳各勇神主在焉。西一所爲慈悲禪林，僧徒所居。其後爲觀音閣，中一層爲鍾馗樓。樓之西爲坡仙樓，刻東坡記於壁東。一所爲浣香別墅。中一層爲「聽濤眺雨」之軒，後一層爲芍芸齋。齋之後身爲且聞亭。亭後有小池，有假山石洞。穿洞而出，登山，爲鎮江亭。余去歲及今過此，皆住芍芸齋中。

是日彭雪琴與余登石鍾山。時北風吹雨，蕭然有秋意，因題一聯云：『長笛不吹江

月落；高樓遙吸好風來。」因棹小舟至鍾山，下尋石洞，入可數十丈，仍由東大石下出。大石即東坡所稱可坐百人者也！余曰：「石鍾山者，山中空形如鍾。東坡歎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上鍾山之下，亦有深巖。

建德城內本寓後，有高樓，可以眺望。因額以「北樓風韻」四字，以房主人姓謝也！

周子墓距九江府城十五里，在石塘鋪之東南五里；辰正起行，已正到。其地發脈於廬山之蓮花峯。東行至江濱，繞折迤邐，皆平岡。遶至西頭，入脈結穴，係鈴穴。兩穴本沙，環抱甚緊，坐北向南，近案爲一金星，遠朝即蓮化峯。所謂「迴龍顧祖」也！溪水從右流出，微嫌右手外，沙太少耳！墓所咸豐五年羅蘿山所修；墳頂結爲龜形，約高六尺，徑一丈四五尺。

岳武穆王母姚太夫人之墓，在九江南四十餘里。坐船行四十里到沙河鎮上岸，又陸行八里許至墓上。地名株嶺，山水粗頑，非佳城也！

再入山謁岳武穆之配李夫人墓。墓去河鎮十一二里許，在株嶺姚太夫人墓之西，名曰太陽山，坐北向南。墳下三丈許，有陳巖叟墳。岳夫人墓，不知其初所，據明宏治九

年童某修縣志，以爲葬在此，厥後嘉靖六年，何某修志，以爲不葬在此，係與姚太夫人合葬株嶺也！嘉靖十年，陳氏墳遂葬於下方。至崇禎二年，岳陳二家構訟；逮至本朝康熙正，訟百餘年，久不決；至乾隆五年，九江府知府施君廷翰判斷，定爲岳夫人實葬在此；陳氏墳其太久，亦不復遷；二姓皆永禁葬墳，遂爲定案。詳巡道李君根雲批，亦以童志爲斷。今詳文並批，皆刻於東一碑石。西一碑，係乾隆十年縣令禁芻牧者。墓有古樹，皆乾隆中所禁，近年亦枯朽矣！

大抵吉地 乃造物所最闕惜，不容以絲毫詐力與於其間。世之因地脈而獲福者，其先必係貧賤之家，無心得之。至富貴成名之後，有心謀地，則難於獲福矣！吾親友中如長塘葛氏，既富後而謀地；金蘭常氏，既貴後而謀地；邵陽魏默深既成名後而謀地，將兩代改葬揚州，皆未見有福慶。蓋皆不免以詐力與於其間。造物忌巧，有心謀之，則不應也！

日內紮營在黃梅城外約四里許，用羅盤審定縣城在午位。廬山亦在午位，去營約百四十里。排子山在坤位，四祖山雙峯尖在庚位，最爲峭聳，去營約四十里。多雲山在酉位，去營十餘里。小溪山在辛位。龍平山在乾戌位，最爲高峻；去營約五十里。祖山配

亥位，去營二十六七里。東山在壬位，綽壁鎮在子癸位，獨山鎮在寅位，馬尾山在卯乙辰巽巳位。東北一帶，自綽壁至馬尾山，山皆平衍。西北一帶，自四祖山至東山，山皆高峻。惟南面無山，百餘里外，過大江，乃有廬山耳！

至錢家山龍泥潭等處，閱看地勢。在錢家山用羅盤視之，龍泥潭在子位，黃梅縣城之來脈也！縣城在午位，河水自西面蘄州界來，經錢家山及縣城之西，自丙位流出，下入龍湖。一塔在丙位，所以鎮水口也！又一塔在巽位，所以培文峯也！孚玉山在午丙位，卽現駐營之處。槎山在辰位，卽湘後三營之外山。河西諸低山在庚辛酉位，石家墳山在未位，蘄州黃梅諸大山之後。（以上巳未）

至沙溪紮營。是日所行之處，皆兩山之中夾一溪，居民極少，竹木極多。

桃樹嶺上下約共五里，頗陡峻。高不如桐梁山，而窄斗過之，略似棧道也！

由建德至祁門，日行萬山之中，泉冽竹茂，與吾鄉風景相似。特大浚糞桶，高至五尺，人皆以梯登廁，上蓋瓦屋；街市道旁，處處有之，鱗次櫛比，殊可駭異！

箬坑四面皆山，中央有河，泉甘林茂，實山谷之佳境也！

歷口者，歷山之口也！祁門萬峯叢疊，惟歷山最爲一縣之主峯。（以上庚申）

自休甯回祁門，行三十里，至岸脚，因便遊齊雲山。肩輿行六里許，至「洞天福地」，中有石岸，相傳爲張邈遺修練之所。（張邈，年百八十歲，羽化登仙。）步行里許，至一天門，羅漢洞，二天门，三天門，及正殿等處。又步行二里許，至紫霄岸。齊雲山，卽白岳也！結構甚小，而羅漢洞實爲奇特。正殿有五峯，前有香爐峯，亦秀拔。天成名山，固不虛傳矣！（辛酉）

登焦山絕頂，一覽各寺，皆在山之南。同游者爲彭雪琴侍郎玉麐，李小湖大理，聯琇，黃昌岐軍門翼升，鄧守之布衣傳密，方元徵大令駿謨，陳小浦廣文，方坦；皆隨余自金陵來者也！李雨亭都察宗義莫子偲大令友芝，張芑堂觀察富年，皆自揚州來者也！在山頂山北兩寺小憩良久，歸寺觀，雪琴守之作書數幅。

由焦山開船，至北固山，登山四望雄壯，佇立良久。旋入鎮江城，在知府周輯瑞署後登城一望，與北固山相距兩箭許，守府城不可不兼守北固。城周約十七八里。旋出城八里，登金山，已在南岸，不復在江心矣！眺望良久。旋渡江至北岸八濠口，擬於此處開一新河，俾鹽船由瓜洲之小口子轉入新河，庶小船免行江路，而大船灣泊鎮江對岸，亦無風濤之險也！

與雨亭等步行查勘，中飯後坐轎由八濠口至瓜州，大江沿途細看，旋開船赴揚州。

自揚州開船出江，與方元徵圍棋三局。至三汊河觀行宮舊址。聖祖仁皇帝於康熙四十三年南巡過此，御製碑文，賜寺名曰高旻寺。其右有高宗五言律詩碑一道。此外一片瓦礫，蕩然無所有也！午正至瓜洲口，午後出江，登鐵平輪船，將長龍船拖帶於後，逆風逆水，又值退潮之際，輪舟亦不能速行，至二更始到草鞋夾外。又換小舟入夾，行十里許，至燕子磯灣泊。是日共行百九十里，在輪舟看鄧守之冊頁四本。

由天妃閣過五壩。在頭壩之上，入高良澗小河，至吳城七堡。昔道光二十七年，黃河穿入洪澤湖之狹口；看舊黃河影，今將成平疇矣！

至十里灣登岸一看。岸即洪澤湖東岸之大堤，南至蔣家堤，北至東清堤，凡石堤長一百三十里。本日所登者，蓋南距蔣家堤七十里，北距東清堤五十五里也！

洪澤湖昔年自東清堤起，即爲太湖，至雙溝止乃爲湖尾；凡渡湖三百二十里。近則自東清堤以上皆洧成平陸，直至高良澗乃爲太湖。自高良澗至老子山高六十里，湖水一望無際。自老子山以西，則湖面漸窄。自盱眙至雙溝尤窄，猶彭蠡湖至南康以至湖口也。

！特彼之窄處在下流，此之窄處在上流。湖于雙溝上三十餘里，爲浮山口，卽梁武帝築堰處也！

泗州僧伽寺塔，唐時最爲宏盛。李太白及韓蘇皆有詩。韓卽送僧澄觀七古一章，皆在舊泗洲。今之泗州，則虹縣治所改，非僧伽之寺矣！而頗有樹木，亦爲江淮間所僅見。

明皇陵周圍約一百里，中有曠野，其平如水，坐南向北。北面之東爲鳳陽府城，其西爲鳳陽縣城。羅圍之內，南北約三十里，東西約四十里，大致則渾圓，非橢圓也。圍內之水，由東北隅一圓山下出。山形如緯帽，高十餘丈，墳高約二丈許。登墳一望，四面之山十餘丈，廿餘丈者，皆若俯出其下。天光極爲圓聚，信異地也！（以上乙丑）

宣村之東六里，曰，鳧村，孟子之母宣獻端範夫人之墓在焉！因往展謁。孟子之父邨國公同塚墓在鳧山之背，俗名馬鞍山，卽緇蒙鳧繹之鳧也！策馬登鳧山頂一望，回至宣村。又行二十里，至曲阜縣。未刻謁至聖廟，衍聖公孔祥珂陪同行禮。旋至殿上及後殿，敬謹瞻仰，卽聖配**亓官夫人**之寢殿也！又至東邊謁孔氏先世五王，名崇聖祠，閱歷代支派圖碑二座；**閔孔壁**，相傳卽魯恭王聞金絲之壁，今僅一尋常照壁耳！壁之西爲孔

子古井，其南爲詩禮堂。在此小坐飲茶；茶罷，至大成門內，閱孔子手植之檜。環以石欄，高僅尺許，有似立石，色凝紅，有似肉芝。檜欄之北爲杏壇，有似樓觀。旋出大成門外，閱御碑亭十三座；其九爲國朝碑，其四爲唐宋金元碑。旋至西邊，謁啟聖祠。又至後殿，瞻聖母顏夫人寢殿。又閱金絲堂，觀各樂器。皆衍聖公陪同周歷各處。旋出廟至衍聖公府。

至顏子復聖廟瞻拜，行兩跪六叩禮。又至後殿，爲復聖夫人寢殿。至西邊，閱杞國公顏路祠，其後殿爲端獻夫人祠。出外爲樂亭，亭前稍西有井，相傳卽陋巷井。其南有一檜，傳爲唐樹。兩廡配享，爲顏韻顏之推真卿杲卿等八人。

出城北門，謁至聖林。約三里許，有萬古長春坊。稍北有紅牆夾甬道，道皆有古柏儀樹勻排。又北有樓觀，卽林牆門也！過下馬牌後，有泮水橋。橋北八大門，至享殿行禮。殿後甬道之右，爲子貢手植之樹。稍北爲乾隆駐蹕亭，康熙駐蹕亭。又北爲宋真宗駐蹕亭，又北卽聖人墓。墓之東爲伯魚墓，其南爲子思墓，其西南爲子貢墓。旋至周公廟行三跪九叩禮。廟之規模甚小。周公廟在陝西，相傳此爲魯太廟遺址。兩廡配享魯三十三公也！旋行十里許，謁少昊陵。曲阜頗以此墓爲可疑。然墳塚疊石爲之，廣八丈九

尺，高二丈，規模奇古，云是宋時所爲，則其已舊矣！又行二十里許，謁啟聖王林，行六叩禮。聖兄孟皮墓在其南，享殿坍塌，不蔽風雨矣！午初三刻回城，往返約六十里，作一聯寫贈衍聖公，云『學紹二南，羣倫宗主；道傳一貫，累世通家。』未正，至衍聖公府赴宴。茶罷，閱乾隆三十六年所頒周朝銅器十事。曰木鼎，曰亞尊，曰犧尊，曰伯彝，曰冊卣，曰蟠夔敦，曰寶簠，曰夔鳳豆，曰饗簠，曰四足鬲。古澤爛然，信法物也！又觀吳道子所畫至聖像，無題識，絹本有小印二方，一曰曾稽太守章，一曰紹興。又觀趙子昂所畫至聖像，綾本，無題，無印。又有一冊，畫明君臣像，如太祖成祖世宗憲宗等君；徐達常遇春鄧愈湯和劉基宗濂方孝孺楊士奇于謙王鏊王守仁湛若水李東陽湯遷等臣，俱有畫像，而無題識。又有大軸，元世祖明太祖像二幅。又出示元明兩朝衍聖公，及孔氏達官所留遺之冠帶衣履，采色如新，亦生平所未見也！

濟甯州鐵塔寺，有僧王長生祿位，因與毛寄雲拈香拜謁。

閱視濟甯州城外土圩，從玉露菴登圩城東北隅也！轉西正北常清門，正西青雲橋至西南隅運河府河相鈔之處小坐，又由正南之興隆門東南隅之韋馱棚，正東之楊家壩，歸玉露菴；午正回寓，凡三十四里。濟甯州三面皆水，運河自西北而來，繞至城南，從東

南而去，下入南河陽，凝山湖，以達於江南。府河自東北而來繞城北城西二面，下入馬場湖，匯運湖而去。府河卽泗水由兗州城而來，故曰府也！濟甯之土圩，南則穿入運河及月河之外，北則穿入府河之外，故遼闊灣曲，難設守。

太白酒樓，在濟甯南門城樓之傍，純皇帝曾經巡幸兩次，有御製詩二碑，一乾隆二十年，一係三十九年甲辰也！飯後至曾子讀書廬，扁書「宗聖遺址」四字。廬已頽敗，中塑曾子子思孟子三像，

謁分水龍王廟，行六叩禮。廟對汶水，有大雄殿，有宋尙書禮祠。配享者，爲白老人，潘同知。此間運河兩邊，岸高如山，約十丈有奇。當日開河之士，覆於兩岸也！登廟後高坡一望，乃知南旺湖現在涸成平陸，車馬可行，向來特有一湖。此段全不設守，今乃知其疏矣！

沈家口一帶，河窄水住，舟屢擱淺，大雨如注，各勇下水拖舟；風大作寒，行路甚苦。午正始抵戴廟，風雨不止，遂不復行。

至泰安府。酉正至岱廟頭門，凡五門：正中曰正陽門，左右曰掖門，又左曰仰高門，又右曰大門。余入仰高門，院中左有宣和碑，右有祥符碑。二門曰仁安門，院中左

右皆有乾隆御碑亭，餘碑甚多。正殿白峻極殿，祀東嶽大帝。後殿曰寢宮，祀大帝與碧霞元君。正殿丹墀之下，東有古柏如龍爪有藤蘿繞之；西有新柏如鳳翼，有倒挂嫩枝，葱翠異常。又有一柏，正當甬道，名曰獨立大夫。稍南有一太湖石，甚奇，名曰扶桑石，其西院有環詠亭，自宋元以來，題詠各碑，環嵌壁間；李斯刻碑，亦自山頂移嵌於此。其內爲東嶽帝之便殿，陳列朝所頒法物珍器於此。中有乾隆間頒鎮圭，長三尺許，厚二寸許，上青中白，下紺色，首爲涼玉，邸爲溫玉。環詠亭之南有唐槐，蒼古無匹。旋赴東院，有炳靈宮。宮前有漢柏六株，尤爲奇古。又登仰高門正陽門之樓，一望巖色。暇時還寓，料理明日登岱各事。

四月十六日，與幕客六人登岱。出泰安北門三里許，過岱宗坊，旋至玉皇閣小坐。有孫真人化身，據道士云：「孫某在此修鍊，年九十四歲，康熙四十年化去；今手足皮骨尚在，如乾臘然，惟頭係土塑耳！」又至關帝廟小坐，有鹽當會館。旋過飛雲閣，有孔子登臨處坊。旋過萬仙樓下，未登樓；旋至姁姆閣小坐，水聲濤激可聽。旋過水簾洞，在大路之西，圖中誤刻於東。旋閱石經峪，峪在大路，過溪之東，約步行小半里。其上爲摩天嶺，嶺上泉流澗中，巨石鋪於澗底，縱橫五畝許，刻金剛經其上，字大徑尺四

寸許。中署三大字，曰：『暴經石。』又有明汪玉者，箸論談文；其子汪坦刻之石上；側署二大字，曰，『經正。』旁一巨石曰：『試劍石。』旋還大路，過一小橋，土人名曰：『東西橋。』自此橋以下，路在溪之西；自此橋以上，路在溪之東矣！夾道翠柏成列，土人名曰：『柏洞。』旋至壺天閣小坐。自城至此，凡十八里。又過迴馬嶺，至二虎廟。登岱程途，至此得半矣！路稍平夷，微有陟降，名曰，快活山。過此爲雲母橋，有瀑布，名曰，『御帳坪』小坐。蓋途中最勝之處也！遙望東邊石壁摩崖，一碑曰：『萬丈碑。』過朝陽洞，有元君殿，今頽毀矣！旋至五松樹小坐，有石坊曰：『五大夫松。』秦時松久不可見，今亦有虬松數株。又過此爲對松山，溪之兩岸，古松森列，與東西橋之柏洞，皆岱嶽茂林也！自此以上爲慢十八盤，過昇仙坊爲緊十八盤，岱嶽中最爲險峻之處。至南天門小坐。旋折而東行里許，爲碧霞元君廟。又東北一百步許，爲東嶽大帝廟，余卽在此亭住。卯初自城起程，午初一刻到此，不覺登陟之艱。蓋號爲四十里，實不過三十二三里。小憩片時，旋至兩廟，各行三跪九叩禮。因捻匪未平，默爲祈禱。中飯後小睡片時，旋與幕友步行，登覽各處。先至岱頂，卽所謂天柱峯也！中有玉皇殿，殿外有巨石陂陀，相傳爲山之顛頂。門外有無字碑，廣二尺許，厚一尺五六寸，高

一丈二三尺，志稱爲漢時立石。頂之西南爲青帝宮。又西爲寢宮，內有元君臥像，門鎖未得啟視。其南爲北斗台，台上兩石幢，高二尺許。寢宮之西爲孔子殿。以上宮殿四處，及北斗台，皆已頽敗。旋至岱頂之東，有乾坤亭，因純皇帝書「乾坤普照」扁而名之也！又東爲日觀峯亭，亦有純皇帝詩碑。其後一碑，題孔子小天下處。此亭本可觀日出，今已頽毀，上無片瓦，不如玉皇殿一軒看日出之便。又東南爲舍身巖，改名愛身巖。巖之側爲仙人橋。兩石壁之間，三石相銜，下臨深谷，有如飛橋。又東爲東神霄山，即日觀峯迤東之聳起者，實一山耳！遙對西神霄山，卽南天門，迤西之聳起者。傍夕歸，觀東嶽殿後唐明皇摩巖紀泰山銘。其傍小泉曰「聖女池」。凡泰頂之可觀者，略盡於此。此外如丈人峯，不過三石略具人形。東天門西天門北天門，不過各立二石而已！大抵泰山自北而南，分兩大支，一小支。西大支，由西神霄峯而南，至臥馬峯傲來峯一帶；東大支由東神霄峯而南至乾坤山，老人寨，二虎山，摩天嶺一帶；中一小支，自東支之二虎山分出，南至馬蹠峪，水簾洞，白楊洞一帶。東大支及中小支皆不甚長；惟西支自傲來峯以西，綿亙三四十里，重巒巨嶂，惜不及徧游也！水亦分兩支，發源於南天門，目下乾涸；至對松山始見流水。下經傲來峯，出郡城之西門外，名曰黃西河，又名漆

河。東支發源於二虎山，自二虎山以南大路，皆在此溪之沿，名曰中溪，亦曰環水。余粗識脈絡如此，餘不及詳。昨夕陰雲凝雨，計五鼓，斷不能觀覽日出，遂高臥不起。而幕友黎純齋及薛叔芸王鼎丞葉亭甥等四人，登玉皇殿東軒，五更嚴風凝雨過後，竟得一觀日出之勝。乃知天下事，未閱歷者，不可以臆測；稍艱難者，不可以中阻也！卯初二刻起行下山，中過水簾洞萬仙樓，均小停登眺，至山麓王母池小坐。辰正一刻，卽入郡城。下行走極速，蓋登岱者，別有一種山橋，長六尺許，兩槓弧而向上，如一弓小橋然。舁夫以皮韋承肩；上下石磴，輻皆橫行，舁夫而皆向前。以直行則皮韋正圓在項後，橫行則皮韋斜曳在肩側也！

此次登岱所心賞者，在廟則顏鎮圭，爲李斯碑，爲漢柏唐槐，爲龍爪柏，爲扶桑石。在山則爲玉皇頂，無字碑，爲紀泰銘，爲南天門，爲御帳坪。外此雖有勝蹟，非所欽已！

由濟甯起程，至嘉祥縣，將謁曾子林廟。大雨之後，積潦盈途。行三十里，至新開河茶尖。沿途見運河堤牆，概行坍塌，概行坍塌，憂慮之至。因思一律改爲板築，與程刺史繩武商議良久。又行十八里，至嘉祥縣；未正始到，住嘉祥書院。至宗聖廟叩謁，行三跪九叩

禮。廟中規模扁小，朽敗已甚。左子思配享，右孟子配享，後爲啟聖廟，名養志樓，尤朽敗不能庇風雨。旋至宗子五經博士廣莆家一坐。其頭二門及大堂等，一概頽毀無存，內室亦甚淺陋；卽雍正間所賜「省身念祖」扁，亦無懸挂之處，僅皮置於棹上。余前聞嘉祥聖裔式微，久思有以任卹之。本日捐祭產銀千兩，又贈廣莆銀四十兩。及見此景况，則又憫焉不婁，怒焉不忍，而非人力所能遽振也！

由嘉祥至南武山，本不過四十餘里。因路上處處隔水，繞道行五十餘里，始至南武山。未刻到，已正在紙坊集打尖，卽住宗聖廟之東省身堂。廟在南武山下。山高約五十丈，一片頑石，不生草木。廟外內柏數百株，大約二尺圍上下，殆嘉慶間所植。附近居民種五穀者少，皆藍及菸。曾氏閩族人丁不過三百，貧苦特甚。文生曾毓鑑等來備述窘狀。未正謁廟，先拜萊蕪侯廟，在正殿之西，後有寢殿。旋拜宗聖廟，廟修不知始於何時。初係宗聖在前殿，萊蕪侯在後寢。明正統間重修，始改爲宗聖在中，萊蕪在西，至萬曆間重修。有太僕少卿劉不息碑記，載曾質粹之孫名承業者，承襲時興訟事。碑立於萬曆七年，在廟庭之東南。至國朝雍正七年，請帑重修，規模始大。後有寢殿，前有御碑亭，刻純皇帝宗聖贊。兩廡祀弟子陽膚，樂正子春；東西各五人。中有宗聖門，前有

石坊三座，西刻謁林墓，在廟西南里許，北東西三面皆石山，墓在平地。今雨後墓道被淹，石馬翁仲皆在水中，僅墳未淹耳！亭堂及門，頽敗異常，幾於片瓦無存。有碑曰：廊，國公宗聖曾子之墓，緣宗聖公墓久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山東守臣奏嘉祥縣南武山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有石鑿曾參之墓。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撫金洪奏請建享堂石坊，卽今林也！余觀山石頑曠，地勢散漫，不似聖賢者，殊以爲疑。至韋駝棚，看新築之牆，高六尺，基厚一尺六寸，頂厚一尺二寸，長五丈。余以河沿隄牆全塌，故欲改爲板築，令程刺史先築數丈爲式。觀者以爲築成後，半月不雨，可保三年也！

仲興之南岸數里，卽桃源縣；又十餘里，卽成子河。余本擬至成子河看視捻匪竄清江之要隘，因隔水三道，陸路不能去，水路又不通舢板，遂不果去，殊以爲歎。旋又開船，行七十餘里，至雙興開泊宿。距楊莊僅十二里耳！聞清水潭二閘決堤，高郵與化東臺鹽城俱被水淹，田廬漂沒；所憂者，又不僅在賊矣！

七月十五日，自五河開船，距臨淮僅十里小泊。忽於酉正二刻，大風暴至，雷雨交作，冰雹掠面。附近舢板，翻沈二隻。余船亦傾倒，危急之至；幸近岸側，各船人下水拖船上岸。大風將頭篷，二篷繩索扯斷，有如刀截，颺去江中，而船乃定。戌初二刻，

風稍息，乃慶更生。聞譚鰲舟覆溺死矣！舢板覆溺八隻，死者四人；各船在下三五里外者，風略小，幸得保全。余生平經江湖風波之險，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安陸河中，與郭筠仙凌秋洲同舟，狂風竟夜。咸豐四年三月初七日，帶水師在岳州南津港，大風猛起，湖中各船多覆，港中之水，被風捲去，各船皆擱於乾地，凡二日。風息水回，而船始活。不謂老年，又受此驚嚇也！夜遣人四處問壞船消息。

至雉河集登岸，一看新渦陽縣城基，卽彭恬舫定濶所相視之處也！隄已浚而城未修。又至雉河街上，西頭新築土圩，知縣卽住其中。（以上西賓）

去年六月二十九日，清水潭決口，距馬棚灣十里，程觀察國熙承修。此上於十月二十二日興工，十二月初九日合龍，凡修運河西隄四百餘丈，實做掃工二百九十丈。余坐轎至該處驗工，由西堤行走。東堤工程僅及三分之一，尙有深塘掃工未做。余始得見挂纜進占之法。至新河看瓜棧，及河堤東塢，西塢。余三年二月至此，議挖新河，設立瓜棧，爲過壘之地。其時尙是荒江寂寞之濱，今則塵市樓閣，千牖林立矣！

已刻與幕友至元武湖看荷花，出太平門，同坐小船，每船約受三人，長約八九尺，窄行於荷花之中。自太平門外行三里許，登鱗洲一望，旋復下船。鱗洲之西，北爲趾洲

爲老洲，其西南爲長洲，爲新洲。洲上向有百餘家；亂後復還，不及一半矣！行五里，至神策門，登岸進城。凡行荷中八里許；天氣陰而微雨，旣不濕衣，亦無烈日，賓主樂之。自神策門行至妙相菴，約十里許。午未置酒，申初散。

與吳竹如朱久香同看荷花，至長洲新洲登岸，在民家小坐。二洲中又有小湖，上有小山。旋回船。午正驕陽正熾，燥熱殊甚，卽在城樓中飯。久香學使卽席作七律一首。

中秋約幕府諸友在樓上置酒，月出已高，爲雲所掩，勢將雨而未成。涼風頗動，稍息炎蒸之氣。

至後園一覽。自昨日起調湘勇隊，將後園瓦礫挑成二山。園係城中僞忠王李秀成之府，圍牆極大，周圍約三里許。雖蓋知府，二府，三府衙門於中，而空地尙有三分之二，故欲挑起瓦礫，以栽竹而種菜也！

至清涼山看新修之翠凝亭，覽觀形勢。金陵城實太大，西北閒地荒田太多。若將城縮小，由雞鳴山起至鼓樓迤南，至小倉山順蛇山之脊，以至漢西門，當不滿十里。而神策金川儀鳳定淮清涼五門，均割截於城外，局勢當稍緊耳！（以上丁卯）

泊黃浦墩，登岸一觀，小金山四面臨水，中一圓亭，約徑六丈，圍十七八丈許。樓上地下，周圍窗格，純皇帝題詩甚多。旋至惠山觀昭忠祠，及第二泉。

將往遊太湖約丁雨生中丞，李賓堂軍門，及官紳等十餘人同遊。定以初七日，游木瀆范墳等處。初八九日遊東西洞庭，閱視應設水師之所。開船行二十五日，至木瀆，至許綠仲寓所葛園，一覽水石之勝。旋肩輿至靈巖山，登絕頂極覽，歸至端園中飯。飯後肩輿至天平山，步行登山。有下白雲，一線天，中白雲，上白雲四名。實則從山脚至山頂，尚不及二里。余陟其巔；同行丁仲丞等五人，俱中道而止。下山後往謁范墳。西爲高義園，因范文正公之義田而立，純皇帝題扁及詩碑在焉！東爲范墳，文正公之高祖，唐麗水縣丞名某之墓在焉！墓在天平山之左脅。山實皆石無土，羣石矗立，土人名曰：『萬笏朝天』結穴之處有土，方數十丈。其後石山壁立，亦不似吾鄉城輿家所稱「老山抽嫩枝，反落脈峯頂」云云者；不知何以貴盛久遠如此？旋肩輿行三里許，至無隱菴。蓋天平山爲最高之三峯。南向其東，貼近左脅，爲范氏先墓。又東曰，牛頭山，中有御路，爲純皇帝幸范墳所由之道。又東迤邐而南，凡五峯。中一峯稍高者，朱家山，即支硎山也！天平山之西，迤邐而南，凡四峯。其第三峯曰，馬鞍山，與東邊之朱家山相

對，即無隱蔽之後山也！其第四峯較高，即靈巖山也！東西兩嶂，儼立相對；中間大壑，相距二里許。酉正三刻，回木瀆登舟。往返約三十二三里。舟行將赴胥口，乃彼處市鎮中間，橋密而岸窄。余舟太大，節節逼隘；至一橋下，兩岸夾立石壁，良久不得過夾。余乃登岸至許緣仲家宿，而令各船次第同行，退去三里之下。丁中丞及司道等來會，游興爲之頓減。因改議明日不復游洞庭東西山，但至胥口一覽而已！

與丁兩生李質堂同赴胥口，查閱太湖形勝、同登香山之背。在胥口之西，其後爲小團山，大團山，最高者曰窮窿山。胥口之東，曰清明山，亦曰胥山。其山脚拖入湖中者，曰菱湖背；其拖而東北者，曰堯峯山。堯峯之尾曰七子山，其與胥口相對橫亘於此者，橫山。其內曰，橫塘。此皆濱臨太湖之山也！其湖中之山、東洞庭距胥口約二十餘里；西洞庭距胥口約三十餘里；長沙山約距十里許。此日中所見者。其極北之馬蹟山，極西之大雷小雷，皆不見也。太湖若立水師，宜分三營，以一營駐東洞庭，轄蘇州吳長江震四縣湖面。而西洞庭亦駐船數號，與浙會辦。以一營駐馬蹟山，轄常州陽湖無錫宜興荆溪四縣湖面。以一營駐大雷山轄湖州長興烏程兩縣湖面。閱畢，回至木瀆，中飯後開船，自木瀆回蘇州。

至洋涇濱，回拜法國領事白來尼。傾誠款接；雖其母其妻子之臥室，亦預爲騰出，引余與丁李兩君閱看。所居樓閣四層，一一登覽，玉宇瓊樓，鏤金錯彩，我中國帝王之居，殆不及也！（以上戊辰四月）

自前日在青它寺打尖，後即見大道之西，有一大山，蓋蒙山也！前日，昨日皆見此山，并大路而北。本日自龔家城行十五里，至蒙陰縣大道，轉向西行，似即蒙山北頭盡處矣！至磬陽大道之西有一石山，土人稱曰，青雲山，即磬山也！

出新秦城北望，見一山，土人曰，蓮花山；一曰，新甫山。過羊流店後，望見西北大山，即徂徠山。將至羅家莊，則徂徠山將盡，泰山在目前矣！

至章夏打尖。大道循河而行；詢之土人，此河名葛乙河，其源自汶水分出，而雜以泰山各溪壑之泉，下游入大清河也！

將直隸地圖細閱，略考水道，約直隸大河，不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三：曰，南運河，其源爲山西之清漳水，濁漳水，河南之衛河，山東分汶，北流之運河，逕流至天津入海。曰，際河，其源出蒙古，過承德府，至永平府之際川入海。曰北運河，其源出於古北口，稱石口外，至密雲合流；又匯以昌平州之水，玉泉山之水，南海子之水，至天津

入海。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四：曰，豬龍河，其北源出山西之代州，南源出平定州，至衡水縣分爲兩支，均經東淀而入海。曰，豬龍河，其源爲無極靈壽之滋河，阜平新樂之沙河，渾源靈邱之沱河，至邴州合而爲一，經西淀東淀而入海。曰，白溝河，其源出於房山涑水，又匯易州之易水，乃經西淀東淀而入海。曰，桑乾河，其北源出於蒙古，經過宣化；其南源出於朔平大同，至保安州，合而爲一，至懷來縣入關，經東淀而入海。本年桑乾河決於蘆溝橋以下，至今未塞，故雄縣積水未消也！（以上戊辰十一月）

將看永定河工，行十一里，至玉皇廟茶尖。旋行三里許，至灰壩看減河。減河，原所以減洩正河之盛漲；近因正河之身高於減河之堤，遂至減河反奪正河之全溜；而正河乾枯，積沙日高；減河下游，亦凝塞矣！旋看南上汛第九號，該處爲前裘文達公擬開壩河之處，距灰壩僅八九里。灰壩減河修復，則此間不必再開矣！旋至南上汛十五號，聞仙岱看決口。該處於戊辰七月潰決，至百五十餘丈之寬，已於去冬修築；現存口門七十餘丈，須於二月興工，三月底合龍；乃爲得時。旋回至南上汛署打尖。尖後行二十餘里，至龍王廟南下汛署內住宿。中間過小青河一道，深僅尺許；又於下游過河：卽永定河決口以下之流也！

至南下工十號，看去秋新塔閉之決口。蓋去年七月初七日，在該處決口；是日又在上游閩仙岱決口。此口無水旋，即修塔，余嫌其單薄，須加倍也！辰正至南二工十四號打尖。中飯後看金門關，係乾隆三年建，亦滾水壩也！旋至南三工十三號，看已廢之草壩。此處本不應有工，惟十一號兩邊坑塘甚深。余雖未下車，心憂其險。旋過乾河，至北岸三工，看已經塔閉之旱口。此處緊靠北隄，有一深溝，正河分溜竄入，溝不能容，以致潰決，頗難施工。旋至第十二十三號。此處河如『之』字，初向北，則十三號當其衝；折而向南，則南四汛當其衝，故兩岸皆險也！午刻在金門關龍王廟拈香行禮。申正在十五號龍王廟拈香行禮。旋過乾河，至南四汛署住宿。此處至固安縣八里。

至龍王廟將軍廟先後拈香。看南四工四號險工，即昨所看之『之』字河也！旋至九號看隄。自九號至十二號，河身極窄，切逼南隄，河中隆起高土，如埂如山，高過南隄，寬則數十倍過之。若非剷挖河中大埂，南隄三四里，極可危也！旋至十七八號打茶尖，看大壩。此處於上年三月決口，四月堵塞，將合龍而不成。八月上流決口，此處河乾，乃築大壩，遷坑塘之深，棄原隄不用，而於河中另築一隄，約五里許，開一引河，余嫌其淺窄也！自南四汛二十號起，至南五汛十三號，隄卑不過三四尺，寬不過三尺許，

土牛高不過二尺許，真同兒戲。至十四號汛署打尖。飯後至南五工十七號看險工，至南六工十二號雙營住宿。

至南六工十七號。該處無工可查，但旗民貪佔游河沃饒之地，紛紛至戶部呈報升科，據爲己業，亦一勘視。旋至南七工四號。此處爲上年決口之處，內外坑塘甚深，河身中有一大洲隆起，其高過於南隄，土膠而堅；洲之南隄之北，僅十餘丈，不足以容河身，又曲折迎溜頂衝，極可危也！再下二三里，看六七號新開引河。於河身墜土中，生開一河，底寬僅四丈五尺，面寬僅十二丈，深僅一丈四尺，斷不能容永定河之全溜。聞此下十六里，并無河影，純仗生開新河。十六里以下，雖有河影，而節節高仰。計永定一河，非處處開挖河身，別無良法，甚可憂也！

至新橋打尖。此橋本琉璃河水。今永定河於南上汛十五號決口，竄入琉璃河內時，有水泛溢民地。如新橋附近，則泛溢頗寬。適費觀察送到所勘新城雄縣文安等處河道圖說，閱看良久。大抵直隸水患有二：北則永定河決口，竄入大沽河，而新城安州雄縣受其害；南則濠沱河改道，不入子牙河，而竄入滹水，而深州饒陽任邱文安等處受其害。又聞麥稼已壞，無可挽救。水旱并災，民困已極，焦灼之至！

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極少。間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嵇康所云，一概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天事之窮，然百分中不過二三分，餘則立見黃槁。縱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目擊心傷，不忍細觀！

至南七工四號，驗收引河工程。正月所看之坑塘已填，隆起之沙洲已裁去雞嘴，又在洲旁，挑一引河，使大溜不得直薄南隄。第一段引河，一百四十五丈，口寬十二丈，底寬八丈九尺，至四丈五尺不等，深一丈二三尺不等。凡行二十里許，至十五段工程，丈尺均與第二段相同。至龍王廟拈香行禮。又行一里許，看十五段之末一截，則口寬僅九丈，底寬僅四丈矣！至十六段，則口寬僅六丈，底寬僅三丈六尺矣！自此以下，余因病不能往。聞十九段口寬僅三丈，底寬僅二丈，不復成其爲引河矣！旋回小惠家莊公館，往返約五十里。

看南六工十三號，南五工十七號兩處工程。至南五工十四號汛署打尖，旋看南四工十八號以下之引河。大約口寬八丈，底寬三丈二尺，深一丈五尺；如此者七里許。以下再開溝工七里，則更窄更深。以上至引河頭，則口寬底寬，各加二丈許。旋看十八號大

壩，頗爲堅實。又看十二號工，切坎上如法；南岸做挑水壩二座，亦尙得力。又看九號工，靠河北坎，裁去雞嘴，開挖引河。申正二刻，至南四大公館住宿。

至新橋打尖，卽正月二十五日打尖之地也！飯後行五里許，至民間辦捐。決河亦於初七日合龍，約夫役二千人，費錢萬串內外，不發官帑；余因賞錢四百串。

由曹各莊起行，至北下四合龍處所，再一細看。旋過河由南岸行走，順引河而下，看中泓新挖之處。卽摺中所稱張家墳一帶中洪也！原河極爲灣曲，今皆挖爲直河，約二十里許。

至南七號看坑塘，卽前此之廢河，昨日所看新大壩之後身也！又行十餘里，至龍王廟拈香行禮。又行十餘里，至南七工十七號，新挖之河，亦截灣取直之工也！

順永定河而下，行十餘里，與大清河相匯。崇地山侍郎厚來舟次，與之久談。至船頭同看與北運河相匯，旋又與子牙河相匯，入天津之圩園。又與客入艙一坐，旋至望海樓。與南運河相匯兩河，同向北流，名曰海河。入海河四箭許登岸。（以上已已）

至車邏壩。余甫起早飯後，登東岸，看車邏耳閘。劉受亭程敬之兩觀察隨同閱看，餘官相應者頗多。閱畢後登舟，行六里至新壩，卽程敬之今年所修之工，長六十六丈，

寬六丈，正月四日興工，七月二十五日告竣者也！椿之排於海漫石以下者，不可得見；其得見之椿三層，每層二排三排不等，釘法尙堅；海漫石亦堅實，兩頭壩牆亦穩。又看南關耳閘，至監工棚內一坐。茶畢，又至工廠內一坐，即程敬之住廠也！

至馬棚灣登岸，看隄工，即同治七年所修者。當時冒雨興工，礮築不固，今面上碎石已多；坍卸石下之土，亦被水齧，卸入湖中矣！急須修補，而估計需五萬二千串之多，又難於籌款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移居新衙門，即百餘年江督舊署，亂後洪逆據爲僞宮者也！本年重修造，自三月興工，至是粗竣，西邊花園工尙未畢。雖未能別出邱壑，而已備極宏壯矣！早飯後移居至新署，儀門行禮，大堂行拜牌禮，旋至各處觀覽。

登福山，望內洋及對岸之狼山。山頂有碑臥地，因土人誤傳高爲殿山，其下小阜爲福山，特立碑以辨其失言：高者實福山也！

六月初八日梅小巖孫琴西請遊後湖。辰正出署，至太平門城樓小坐。同遊者爲薛憲農山長桂薌亭觀察。旋出城登舟，行七里許登岸，至老洲湖神廟一看，小坐半時許。午初二刻，返棹。清風徐來，一散炎融之氣，荷香撲鼻，不以盛暑爲苦。回至太平門，升

輿進賊。至妙相庵。未初二刻登席，酒半大雨。席接荷池，雨盛荷喧，景物清快。席散。又在廟中遊覽。出廟陸行二里許，至通心橋登舟；行八九里許，至大中橋小泊，點燈。余船張燈八十三炷，同行之船各張五六十燈，及十餘燈不等。行至下游，遇商民燈船，約三四十號；燈最多者，與余船同。喜復略見太平景象矣！（以上辛未）

